

淨土宗



信受彌陀救度
專稱彌陀佛名
願生彌陀淨土
廣度十方眾生

宗旨

雙月刊 第4期 民國102年9月出刊

● 贈閱 ●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創淨土宗
楷定古今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淨土宗宗祖 善導大師畫像

中國淨土宗 十五位祖師

- | | | | |
|----|-----|------|------|
| 初 | 祖—— | 慧遠大師 | |
| 二 | 祖—— | 曇鸞大師 | |
| 三 | 祖—— | 道綽大師 | |
| 四 | 祖—— | 善導大師 | (宗祖) |
| 五 | 祖—— | 承遠大師 | |
| 六 | 祖—— | 法照大師 | |
| 七 | 祖—— | 少康大師 | |
| 八 | 祖—— | 延壽大師 | |
| 九 | 祖—— | 省常大師 | |
| 十 | 祖—— | 蓮池大師 | |
| 十一 | 祖—— | 蕩益大師 | |
| 十二 | 祖—— | 截流大師 | |
| 十三 | 祖—— | 省庵大師 | |
| 十四 | 祖—— | 徹悟大師 | |
| 十五 | 祖—— | 印光大師 | |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964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 ISSN 2307-2695 ©

發行人：釋慧淨
社長：釋淨音
編輯：本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中華淨土宗協會
法律顧問：陳在源律師
美術設計：巫麗雪

流通處：

中華淨土宗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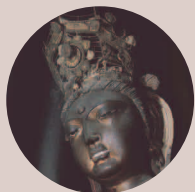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 41號
電話：02-27580689 · 87881955
傳真：02-87807050
網址：<http://www.plb.tw>
信箱：amt@plb.tw

淨土宗香港慧蓮淨苑

地址：香港銅鑼灣天后廟道3號 鴻安大廈2B
電話：852-29855575

目錄

- | | | |
|----|---------|-----------------------------|
| 4 | 【宗學理論】 | 淨土正脈概說 釋淨宗 |
| 8 | | 近代確立蓮宗十三位祖師的過程及其釋疑
 陳劍鎧 |
| 16 | | 善導大師之楷定古今 釋淨宗 |
| 21 | | 三經五經 親疏有別 釋智隨 |
| 23 | 【法義闡釋】 | 《觀經四帖疏》綱要（三） 釋慧淨 |
| 29 | 【淨土常識】 | 淨土宗小常識 |
| 31 | 【淨宗俗諦】 | 和的重要 釋慧淨 |
| 32 | | 三好念佛人 釋淨宗 |
| 40 | 【祖庭故事】 | 慧思大師的高足慧超法師 釋宗道 |
| 43 | | 老土解讀·小魚作畫——蘭花圖 |
| 44 | 【淨土宗譬喻】 | 念佛與妄想 釋淨宗 |
| 47 | 【問答釋疑】 | 淨土釋疑 |
| 50 | 【淨土宗藝術】 | 西夏國阿彌陀佛接引圖欣賞 佛昀 |



淨土宗香港淨宗學會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777號5字樓D室

電話：852-92242546

信箱：tokinlai@netvigator.com

淨土宗澳門念佛會

地址：高利亞海軍上將大馬路105號

威雄工業中心10樓之A

電話：853-28436346

韓國聯絡處

地址：韓國京畿道安城市陽城面老谷里

197-1番地法燈寺

電話：031-674-3453

新加坡聯絡處

Liaw Kim Swee 廖金水

LTN Management Services Pte Ltd

605A Macpherson Road #08-01

Citimac Industrial Complex Singapore 368240

Tel:62995288

馬來西亞聯絡處

Ng Choon Lee 黃俊利

VLA-0503, Villa Lagenda Condo., No.1, Jalan 4/2B, Taman Desa Bakti, 68100 Kuala Lumpur West Malaysia..

Tel: 019-2636063

信箱：clng4144@yahoo.com.sg

美國聯絡處

Li Yung Kuan 關立詠

103 BarTon Lane Chapel Hill, NC 27516 U.S.A

Tel: 919-9298899

北美淨土經書流通處

Mr. Alan Kwan 關其禎

Unit 130, 4231 Hazelbridge Way, Richmond, BC, V6X 3L7, Canada. 加拿大 溫哥華

Tel: 604-273-3222

信箱：namoamitabha.van@gmail.com

- | | | |
|----|--------------------------|---|
| 57 | 我們能不能預知自己的死亡？(摘錄) 釋慧開 |  |
| 60 | 我可以平靜地死去嗎？ 劉克襄 | |
| 62 | 你，準備好了嗎？ 釋賢書 | |
| 66 | 佛心愛語 釋淨宗 |  |
| 70 | 【因果紀實】 聾聞佛聲 聶雲臺 | |
| 73 | 靈龜報恩 | |
| 76 | 【念佛感應】 祥彥法師往生記 釋宗道 |  |
| 77 | 江曹店居士往生記實 淨櫻 | |
| 79 | 依憑萬德洪名 齊度久滯幽靈 張宏傑 | |
| 82 | 懇切念佛 難症全癒 淨堂 | |
| 84 | 【佳文欣賞】 南瓜不爭論的智慧 王朝明 | |
| 85 | 【最新消息】 新書出版訊息 | |
| 86 | 【環保慈善】 願一切生命得到愛 約翰·羅賓斯 | |

淨土正脈概說

——《淨土宗聖教集》前言

文／釋淨宗

佛教在印度並沒有所謂的「宗」，傳入中國才形成「大乘八宗」。宗，是中國佛教祖師為解釋佛經義理所特別創立的一種規範的釋義體系。由於所處立場不同，而有不同的釋義體系，也就有了不同的宗，或稱宗派。宗派創立，是佛教在中國生存、發展的根本大事。沒有創宗，便沒有佛教在中國的繁榮。

淨土宗由唐代善導大師創立。善導師承道綽，道綽私淑曇鸞。即由曇鸞大師奠基，道綽大師踵繼，至善導大師集其大成，是為中國淨土宗根本三位祖師。若再上溯，曇鸞祖述印度龍樹、天親二菩薩之論說，龍樹、天親敬依佛說無量壽三經而造論。如是一脈相承，構成淨土宗系統聖教理論。

今總集一冊，名《淨土宗聖教集》，具含：

一、《佛說阿彌陀經》；

二、《佛說無量壽經》；

三、《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四、龍樹菩薩《易行品》《十二禮》；

五、天親菩薩《往生論》；

六、曇鸞大師《往生論註》《讚阿彌陀佛偈》；

七、道綽大師《安樂集》；

八、善導大師《觀經疏》《法事讚》《觀念法門》《往生禮讚》《般舟讚》。

如上經論釋，以「彌陀救度」一以貫之，顯明「本願稱名，凡夫入報」之淨土宗根本義。「本願」為彌陀救度之原理，「稱名」為彌陀救度之方法，「凡夫」為彌陀救度之對象，「入報」（往生極樂報土）為彌陀救度之利益。

除曇鸞、道綽、善導三位祖師之外，歷史上各宗各派祖師大德也皆有淨土的章疏論述，但只有善導大師

一流獨為「淨土宗」，其他皆非淨土宗。正如釋《法華經》者雖多，獨有天台智者大師一家稱「天台宗」，其餘皆非天台宗。

諸師淨土義與善導大師思想之差別，一言以蔽之，善導大師專依彌陀本願立宗，闡明「本願稱名，凡夫入報」，諸師則不然。諸師不依彌陀本願立宗，雖倡淨土，然皆囿於聖道自力觀念，不明彌陀本願救度妙旨，乃至曲解、誤解：或以觀佛勝、稱名劣，或提倡萬行齊修以迴向，或強調自力稱名之功夫，或以九品為聖，或以凡夫往生為別時意，或以凡夫只能往生最低的凡聖同居土。其解行利益與彌陀救度之「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大相逕庭，大師稱之「別解別行」，嘆其「自失誤他」，故撰《觀經疏》以楷定之；《觀經疏》也成為淨土宗開宗立教之根本教典。

譬喻莊稼由播種而成熟，淨土宗的創立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

佛說淨土三經，以「南無阿彌陀佛」名號為體，直述淨土法門，並無開宗判教，如播種未萌。

龍樹菩薩《易行品》，判難易二道，以彌陀「本願稱名」為易行之宗骨，明「現生不退」利益，如從三經名號之種，萌生本願稱名之芽；然未

明示願生為宗，如芽在土未出。

天親菩薩《往生論》，踵繼龍樹《易行品》，總申淨土三經，開示五念行門，以觀佛本願力，稱名如實修行，直示願生為宗，如苗出地面，枝葉初具，尚未茁壯。

曇鸞大師《往生論註》，綜攝龍樹、天親教義，明佛力為宗，往還迴向，速得菩提，揭示彌陀本願力為眾生往生、成佛、度生之根本，奠定淨土宗開宗立教之理論基礎，淨土宗之架構隱然齊備；然未立「淨土宗」之名，如苗成稼禾，枝節壯實，即將開花結果。

道綽大師《安樂集》，廣搜群經，別明《觀經》，以「聖淨二門」判攝一代教，開示末法眾生唯有淨土一門可通入路，以第十八願為淨土門之教體；然為隨機誘引，多取「念觀合論」，宗門雖開，行益未著，如花已開敷，正待結實。

善導大師《觀經疏》《觀念法門》等五部九卷，完善淨教理論，規範淨業行儀，楷定諸師謬解，獨明一家正義，以專稱佛名為凡夫往生報土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十即十生。淨土一宗卓然成立，善惡九品莫不皆往。如稼穀成熟，籽粒飽滿。此後懷感、慧日、承遠、少康、法照等

淨土宗高僧，自行化他，皆繼善導芳蹤。或唯勤專修，以身表率；或兼作撰述，唱和影響。稱名之聲，風行天下；往生之人，彌漫都野。如穀粒在倉，隨意享用。

經唐武帝、周世宗滅佛，及五代戰亂不寧，善導大師《觀經疏》、曇鸞大師《往生論註》、道綽大師《安樂集》等淨土宗建立所依重要典籍，遂在中國滅跡。從此直至清末民初，歷宋、元、明、清，約千年時間，淨土宗隱沒。淨土法門的弘傳，不得不依附天台、華嚴、禪門諸宗，所謂「淨土宗」，也演變為寄寓諸宗門庭的「寓宗」，失去其本有的獨立性。期間弘傳淨土有名的著作，如宋知禮大師《觀經疏妙宗鈔》，純以天台妙觀為釋；明蓮池大師《彌陀疏鈔》，乃依華嚴及禪以扶持淨教；明蕩益大師《彌陀要解》最稱精妙，然也不出天台之架構：此皆因未曾拜見曇鸞、道綽、善導三祖師教著之故。

清末民初，善導大師《觀經疏》、曇鸞大師《往生論註》等淨土宗教典從日本回歸中國。經近代印光大師提倡，特別是當代慧淨法師系統整理、大力弘揚，善導大師淨土思想深入人心，普受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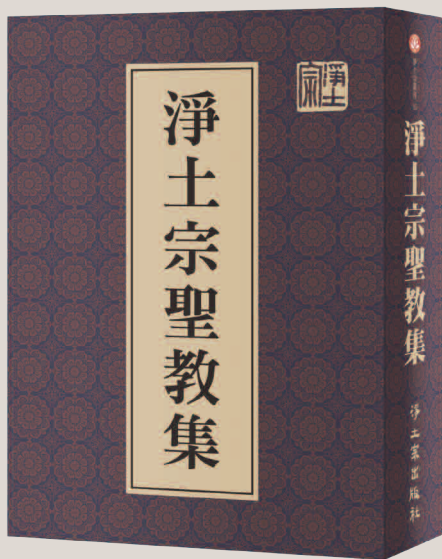
值此，《淨土宗聖教集》的出

版正當其時。它是中國淨土宗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當代佛教界的一件大事。它是一千幾百年來中國佛教淨土宗第一次聖教合集，第一次系統地顯明了淨土一宗完整的教理體系、明確不紊的修行方針，是萬修萬去的根本保證。它如強風勁鼓，吹盡了遮障在眾生往生道路上的疑雲；它如甘露普施，救活了眾生心中久旱將枯的菩提靈苗；它如巍巍高山，為我們依靠；它如朗朗明日，給眾生光明。它標誌著淨土宗在當代的全面復興，為無量眾生帶來解脫的希望。

末法佛教的希望淨土法門，弘揚淨土法門必須依賴純正的淨土宗聖教理論。我們相信，隨著善導大師純正淨土法門的弘揚，隨著淨土宗在當代的復興，必將給內憂外患、哀戚不振的當代佛教賦予嶄新的生命活力，帶來中國佛教歷史上第二個繁榮的春天，為濁染的世間注入清流，為焦慮的心靈帶來平安。

釋淨宗 於終南山悟真寺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日 



編校說明

一、依《大正藏》為底本，參考流通本、日本淨土宗所藏本、日本淨土真宗所藏本，及相關註釋本。

二、冷僻字、異體字、通假字，在不影響本義的前提下，以現代通用字代替。

三、《往生論註》論註合刊，論文用黑體字，註文用明體字。《觀經疏》經疏合刊，經文用黑體字，大一號，疏文用明體字，小一號。

四、釋書長行通用明體字，讚偈通用楷體字，特別重要的文段加黑顯示。

五、採用現代標點，重新分段、編排。

六、編加眉註、邊註，為便參閱。

七、若論法門緣起，宜以《無量壽經》為首。今為便於讀誦，故以《阿彌陀經》為首。閱者諒之。

近代確立蓮宗十三位祖師的過程及其釋疑

文／屏東教育大學 陳劍鎧教授

前言

中國蓮宗又稱淨土宗，「蓮宗」一詞是中國自廬山慧遠大師創立蓮社，而演變出來的名稱；「淨土宗」一詞則是近代由日本傳到中國。中國蓮宗的歷代祖師乃由後人所追尊，至民國廿九年（1940）共確立出十三位，其法號及順位為：初祖廬山慧遠（334－416）、二祖光明善導（613〔618？〕－681）、三祖般舟承遠（712－802）、四祖竹林法照（生卒年不詳）、五祖烏龍少康（？－805）、六祖永明延壽（904－975）、七祖昭慶省常（959－1020）、八祖雲棲株宏（1532－1612）、九祖靈峰智旭（1599－1655）、十祖普仁行策（1626－1682）、十一祖梵天省庵（1686－1734）、十二祖資福徹悟（1740－1810）、十三祖靈巖印光（1861－1940）。此十三祖說自1940年以來，通行於中國佛教界，在大陸、香港及臺灣等地區流通一本名為《蓮宗十三祖傳略》的小冊子，便是以此說為根據，將這十三位祖師的傳略彙集成冊。此小冊子曾由上海佛學書局、香港佛經流通處、臺灣各淨宗學會及各大經書印送處等多次印行流通，影響所及，使蓮宗十三祖說廣為流傳。然而，在確立出這十三位祖師之前，宋代以降曾有許多的立祖說，意見分歧。以下試就歷代的立祖說過程及立祖說所產生之諸疑問等兩項議題，作出說明。

一、宋以降的立祖說簡介

蓮宗祖師的祖統安立經過頗為複雜，各家之說不盡相同。首先提出立祖說的是南宋（1127－1279）石芝宗曉（1151－1214），其《樂邦文類》以廬山慧遠為始祖，善導、法照、少康、省常及長蘆宗賾（生卒年不詳）等五人繼之，共立

六祖。後來四明志磐（生卒年不詳）在其《佛祖統紀》裏改立了慧遠、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等為蓮宗七祖，他與宗曉所選的不同地方，乃多出承遠、延壽，而除去宗蹟。自此以後，時有祖師的安立說出現。明代（1638－1644）庵蘧大佑（1334－1407）的《淨土指歸集》及正寂（生卒年不詳）的《淨土生無生論註》列有八祖，與正寂同時的受教（幽溪傳燈的法孫，生卒年不詳）在其《淨土生無生論親聞記》裏列有七祖，清代（1644－1911）瑞璋（生卒年不詳）所輯的《西舫彙征》列有九祖，清中葉悟開（？－1830）的《蓮宗九祖傳略》亦列有九祖，清末楊仁山（1837－1911）的〈十宗略說〉列有六祖，近代印光大師的〈蓮宗十二祖讚頌〉列有十二祖，以及蘇州靈巖山寺刊行的《念誦儀規》列有十三祖。今綜合上述各家所立的祖序，列一表格如次：

	樂邦 文類	佛祖 統紀	淨土指 歸集	生無生 論註	生無生 親聞記	西舫 匯徵	蓮宗九 祖傳略	十宗 略說	蓮宗 十二祖 讚頌	靈巖山 念誦儀 規
初祖	慧遠	慧遠	慧遠	慧遠	慧遠	慧遠	慧遠	慧遠	慧遠	慧遠
二祖	善導	善導	善導	善導	善導	善導	善導	曇鸞	善導	善導
三祖	法照	承遠	承遠	承遠	承遠	承遠	承遠	道綽	承遠	承遠
四祖	少康	法照	法照	法照	法照	法照	法照	善導	法照	法照
五祖	省常	少康	少康	少康	少康	少康	少康	延壽	少康	少康
六祖	宗蹟	延壽	延壽	延壽	延壽	延壽	延壽	蓮池	延壽	延壽
七祖		省常	省常	省常	省常	省常	省常		省常	省常
八祖			宗蹟	宗蹟		宗蹟	蓮池		蓮池	蓮池
九祖						蓮池	省庵		蕩益	蕩益
十祖									行策	行策
十一祖									省庵	省庵
十二祖									徹悟	徹悟
十三祖										印光

二、歷代立祖說釋疑

首先，據上表得知，自《佛祖統紀》之後，慧遠、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等前七祖的變動不大，只有宗賾的祖位不穩固，時被列入，時被剔除，例如大佑、正寂及瑞璋將之列為第八祖，而受教、悟開、楊仁山以及印光則未將之置於祖位。其原因可能與曇鸞（476－542）、道綽（562－645）不被列為蓮宗祖師的情形一樣。演培法師（1917－1996）〈曇鸞與道綽〉一文指出，曇鸞與道綽未被列入淨土祖師，「有點不大理解」、「有點想不通」。他的老師印順法師（1906－2005）便在此文的〈後記〉裏說明：由於曇鸞與道綽的主張僅強調念佛即得往生，對於戒定慧的修持未加以簡別，因此缺點，所以宗曉未將他們列入祖師之列。此外，楊仁山的〈十宗略說〉將曇鸞、道綽列入祖位，跟日本淨土宗創立者源空（號法然、1133－1212）以曇鸞、道綽、善導、懷感和少康等，作為日本淨土宗五祖的說法大致相同。楊居士的見解與他個人接觸日人及吸收其學說有關。雖然楊居士晚年極力反對源空弟子親鸞（1173－1262）倡導的淨土真宗，但楊居士的祖系說法跟中國傳統不太一致，而接近日人看法。因此他列入曇鸞、道綽。

第二，何時何人始立蓮池為八祖，已不得而知，一般說法是蓮池圓寂後，由其弟子所推尊。不過據資料顯示，蓮池被普遍接受為八祖，應是清初的事。因為明末正寂的《淨土生無生論註》及受教的《淨土生無生論親聞記》，皆未列入蓮池。至清初俞行敏（生卒年不詳）的《淨土全書》（康熙三年〔1664〕成書）才明言蓮池為八祖。至清道光（1821－1850）年間，悟開的《蓮宗九祖傳略》，亦將蓮池列為八祖，後來印光即採用此說（詳下文）。悟開另加推省庵為九祖，這是省庵被列為祖師的最早文獻。

第三，蕩益及徹悟二人被追尊的時間很晚，以下分兩點說明：

(1) 丁福保（1874－1952）曾讚譽印光為繼省庵之後，得以推為蓮宗第一人。當時印光回信說：「何得以省庵之後，推為第一。使光（自稱）能為省庵提鞋，當不致搬弄出此種過活，況曰文章奪過乎哉！……閣下愛光雖深，其如自己失言何！須知省庵之後，有大高人，其過與否，不敢以凡情妄斷，當在比肩齊驅之列，其學問、見地、操持、德業，絕無稍遜者，徹悟禪師也。蓮宗十祖，當之無愧。光尚不敢謂為後裔，況曰同列乎哉！」據該信內容推斷，印光寫此信時仍住

於法雨寺，所以說，至少在民國十七年（1928）以前，蕩益、徹悟尚未被視為蓮宗祖師。因當時印光尚認為徹悟可以繼省庵之後，被推為第十祖。

（2）印光在民國廿一年（1932）底，在給信徒的信中仍說省庵是蓮宗九祖。此亦可說明印光在此之前，仍依照悟開的九祖說，尚未視蕩益、徹悟為蓮宗祖師。

第四，行策被印光確立為祖師的時間應於民國廿七（1938）、廿八（1939）年之間。今據兩條線索加以說明：

（1）清乾隆年間（1736－1795），彭際清（1740－1796）命其姪彭希涑（1760－1793）編纂《淨土聖賢錄》（1783年成書），其中共收入五百餘傳。至道光（1821－1850）末年，胡珽（生卒年不詳）又輯乾隆以後往生者一百六十餘傳，名為《淨土聖賢錄續編》。民國廿二年（1933），印光命其弟子德森（1883－1962）輯咸豐（1851－1861）以後往生者近二百三十傳，名為《淨土聖賢錄三編》。以上三本聖賢錄經印光修改訂正之後，於民國廿二年合訂出版流通。此版本的目錄，曾在各祖師的名下以小字標列祖序，其情形如下：



攝影／淨信

《淨土聖賢錄》：卷二，晉慧遠（其下小字註明：蓮宗初祖）

“：卷二，唐善導（“ “：蓮宗二祖）

“：卷三，唐承遠（“ “：蓮宗三祖）

“：卷三，唐法照（“ “：蓮宗四祖）

“：卷三，唐少康（“ “：蓮宗五祖）

“：卷三，宋延壽（“ “：蓮宗六祖）

“：卷三，宋省常（“ “：蓮宗七祖）

“：卷五，明株宏（“ “：蓮宗八祖）

“：卷六，清智旭（“ “：蓮宗九祖）

“：卷六，清行策（其下無小字註明祖序）

“：卷六，清實賢（其下小字註明：蓮宗十祖）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清際醒（“ “：蓮宗十一祖）

以上小字標示蓮宗祖序，是印光的意思，因此可以得知，至民國廿二年印光心中的諸祖人選還只有十一位，行策尚未入祖師位。但蕩益及徹悟（際醒），已被選入。

2）印光的《文鈔》裏收有〈淨土宗祖堂讚〉一文，標明作於民國廿七年（1938），另又收有〈蓮宗十二祖讚頌〉，雖未標明作於何年，但從印光寫給張覺明的信，可推知此讚頌撰於民國廿七年底至廿八年初之間。由此看來，印光確立十二祖的時間應在1938～1939年之間。印光在給張覺明的信中明言：「十二祖，即世稱蓮宗九祖，於八祖蓮池大師下，加蕩益為九祖，截流為十祖，以思齊（實）賢九祖為十一祖，下又添徹悟禪師為十二祖。」這裏所謂的「世稱蓮宗九祖」即上文所述，以悟開《蓮宗九祖傳略》所選之九祖為依據。而「加蕩益為九祖，截流為十祖……」所言，即明確表述出行策（截流）祖位的確立。

第五，印光立蕩益為蓮宗九祖曾遭受到質疑，提出質疑的聖嚴法師（1931－2009）說：「目前，中國佛教界傳行的十三祖說，其排行是：慧遠、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宗賾、株宏（蓮池）、智旭（蕩益）、省庵、際醒（徹悟）、印光。事實上，智旭已是第十代祖師。假定依從《佛祖統紀》和《生無生論註》，以及《九祖傳略》的主張，而把宗賾剔除，那麼，智旭就可以做為第九祖了。」但此質疑自身有些問題。首先，聖嚴所列的十三位祖師，不知

根據何處，現今通行的蓮宗十三位祖師應如本文前言一節所示，聖嚴少列了行策，且增列了宗蹟。而且聖嚴為了將蕩益往前推為九祖，遂將宗蹟剔除，但宗蹟一經剔除，就只剩十二位祖師而已，此乃其失察之處。再者，蕩益是否應為九祖恐怕不是聖嚴論述的重點所在，其要旨乃為了推翻弘一（1880—1941）所言「清蓮宗九祖非天台宗下智旭大師」一語裏的「非天台宗下」的說法。他說：「據智旭〈儒釋宗傳竊議〉的記載，淨土教的祖師，與此有相當地不同，是即：慧遠、智顗（538—597）、遵式（964—1032）、飛錫（生卒年不詳）、唯則（？—1354）、梵琦（1296—1370）、妙叶（生卒年不詳）、傳燈（生卒年不詳）、株宏、德清（1546—1623）等的十二位，我想這可能是依思想與著作為準據，加以挑選出來，如果是非常仰慕智旭淨土思想的人，就把智旭安置為第九祖，著實而言，這種做法也不能算是很妥當。」這應是聖嚴法師主要的反駁理由。但是，蕩益以思想跟著作為立祖根據，只是蕩益本人的見解，與他人立蕩益為蓮宗祖師並無衝突。況且歷代的祖統說一直在變動，各人的立祖觀點常不同。弘一的立祖觀念是依據印光而來，可視為近代修持淨土法門者的一種觀點。

此外，蕩益是否確屬於天台宗門？屬天台宗是否即不可被立為蓮宗祖師？這是可爭議的。聖嚴法師曾評論蕩益說：「（蕩益）智旭之所以把念佛法門，擺在一切法門之上，……因此，即使沒有《天台止觀》，只要念佛就可以了，他認為這才是一切法門的首要，我們應該把這件事，看作是智旭信仰佛教的最後結晶。」又云：「所謂橫出三界的勝異方便，就是阿彌陀佛所說的『稱名念佛』。而豎出三界的念佛三昧，是依禪觀的自力修行，而漸次斷滅三惑煩惱，從而感得三身四土的。至於橫出三界的『稱名念佛』，是依阿彌陀佛的本誓願力，被接引往生至極樂世界。……在智旭本身，雖亦致力於念佛三昧的鼓吹，但在五十歲以前，他是以禪、教、律合一的立場來主張的，到了晚年，他於淨土教的色彩，則更超濃厚，完全是獻身於他力往生的橫出三界的勝異方便。」據聖嚴法師對蕩益的研究結果顯示，蕩益愈到晚年愈注重持名念佛，甚至獻身於此。既然如此，印光列蕩益為蓮宗祖師，是非常恰當的。而且，聖嚴法師亦自言，蕩益的思想基礎不是以《法華經》為中心，他只是採用天台教觀的方法來註釋經論，以呈現自身的思想面貌，因此不可判屬蕩益為天台宗門。基此，弘一所言的「清蓮宗九祖非天台宗下智旭大師」一語甚為的當，蕩益被列入蓮宗祖位，是無須質疑的。

另外，日人牧田諦亮（1912－2011）認為志磐《佛祖統紀》所立的「蓮社七祖」，頗能傳承善導持名念佛的教法，八祖雲棲、九祖蕩益則未必如是。而十三祖的印光最能堅持承繼善導的教法。印光的確最重持名念佛，不過吾人須知，在印光眼裏，蕩益也是真正持名念佛的繼承與發揚者。印光對蕩益的著作與思想非常瞭解，於詮釋持名念佛時常引用蕩益的說法，除了徹悟外，最受印光重視與尊敬的就是蕩益了。

第六，印光如何被立為祖師？印光被立為祖師的經過非常簡單，他住世時四眾弟子便常將他與蓮宗諸祖並論，譽他為「當代淨宗泰斗」、「淨土宗匠」，或尊他為省庵之後的第一人。印光圓寂不久，福建的楊石蓀旋助倡議尊印光為蓮宗第十三祖，此議獲得絕大多數人的同意。因此，印光的祖師地位就此確立。但當時亦有不同的意見，曾有人向李炳南（1889－1986）提問：「印光大師往生後列為蓮宗十三祖，此事乃係暫時性，尚未確定，未確定之緣由，蓋因福州鼓山湧泉寺住持高僧虛雲大師，及圓瑛大師尚未圓寂，須俟二位高僧往生後，佛教會方能作最後之決定。」而李居士的回答是：「名分已定，人心已歸，豈能朝三暮四，隨意變更。況虛公為當代禪德，自有其本宗地位，瑛師禪淨雙修，如紫柏、憨山諸師相同，後人自然奉之為祖，但不必定以數字相承而別也。」有此提問，表示當時尚有不同的意見存在，然印光的祖位最後還是被公認而確立下來。另外值得附帶一提的是，道源長老（1900－1988）曾於民國四十三年（1954）推舉慈舟法師（1877－1958）為蓮宗十四祖，但此提議未能得到教界首肯。又毛凌雲（1910－2000）居士亦曾呼籲淨宗四眾，奉道源法師為蓮宗第十四祖，亦未被廣泛認可。從以上兩例得知，欲被立為祖師，必經大眾檢證，才會被接受。

在推尊印光為十三祖的諸大德中，太虛（1889－1947）的說法最具代表性。他在〈蓮宗十三祖印光大師塔銘〉中指出：

師（指印光）志行純篤，風致剛健，親其教、覽其文者，輒感激威德力之強，默然折服，翕然崇仰，為蓮宗十三祖，洵獲其當也。

太虛與印光交往頗深，對印光認識深刻，故其尊崇印光「為蓮宗十三祖，洵獲其當」，絕非一般交際應酬的話。而且，太虛此文寫於民國三十二年（1943）秋，離印光圓寂已有三載，事經三年之後太虛仍肯定印光的祖師地位，足見印光的祖位得到教內一致的認同。



小魚篆刻

三、結語

自從石芝宗曉的《樂邦文類》立下蓮宗六祖後，陸續有人為有貢獻的大師立祖，直到今日，形成蓮宗十三祖說。民國廿八年之前，八～十二祖的祖位及人選還處於相當混亂的情況，最後經印光確立而成定局。印光圓寂之際，其弟子旋尊他為第十三祖，可見現行的蓮宗十三祖說乃於民國廿九年（印光圓寂之年）確立。

再者，這十三位祖師彼此未必具有師承關係，例如二祖善導遠離初祖慧遠兩百年，善導的淨土思想繼承曇鸞、道綽，與慧遠風貌有別；七祖省常往生於公元1020年，八祖蓮池卻在公元1532年才誕生，中間隔了五百年。足見淨土宗的立祖目的是為了崇敬有功之大師，令後人產生敬仰，激勵上進，跟其他宗派（如禪宗、天台）師生間之傳承，意味不同。

（轉載自Confucius2000）

善導大師之楷定古今

文／釋淨宗

善導大師創宗的情形是怎樣的？
大師的德望是怎樣的？

大師被尊為「彌陀化身」，「所說等同佛說」，這在當時就這樣了嗎？

其實並不是在當時就這樣，而是在後來，大師本人並沒有顯示「我是彌陀化身」。大師入滅之後，後來的人憶念大師精誠的教化、深遠的影響力，回味大師深邃的智慧和廣大的悲心，就明白了：這一定是阿彌陀佛化身再來，不然不可能有這樣的成就。即使到了明代，蓮池大師仍然感歎說：「善導和尚，世傳彌陀化身。觀其自行之精嚴、利生之廣博，萬代而下猶能感發人之信心。設非彌陀，必觀音普賢之儔也。猗歟大哉！」這樣深入人心、感化人心，一定是阿彌陀佛再來。退一萬步說，即使不是阿彌陀佛再來，至少也是觀世音菩薩或普賢王菩薩再來。所以，這是後人的推斷。

一個人入滅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影響力不是愈來愈微弱，反

而愈來愈如日中天，愈來愈高揚，他愈來愈受到崇仰：這就是他的德化。我們說某某人是阿彌陀佛化身，有什麼證據呢？其實從理上就可以推斷。經中說，佛菩薩化身無數，來教化眾生，我們想一想，佛教傳入中國這兩千多年來，佛難道沒有一次化現為世間的人來教化眾生嗎？如果要化現，會化現什麼樣的人？當然也可能化現為一般的人，甚至化現為一棵樹、一座橋，那是一時性的化現。如果化現成一個活生生的人，當然這些開宗立教的祖師是最有資格的，也是最有可能被認定為佛菩薩化身的。善導大師既然是淨土宗開宗的祖師，當然這個資格、身份就是適合的。

關於善導大師當年創宗的情形，從《觀經疏》中可以約略知道一些。這裏引用、提煉了四句話，這四句話很簡短，但是很有力量，斬釘截鐵，擲地有聲。《觀經疏》說：

楷定古今

諸佛證定

一如經法

一句一字不可加減

我們來學習《觀經疏》這段文：

敬白一切有緣知識等：

余既是生死凡夫，智慧淺短，
然佛教幽微，不敢輒生異解，
遂即標心結願，請求靈驗，方可
造心。

善導大師非常謙卑：「我是生死凡夫，智慧淺短；然而佛教義理非常深邃，我不敢隨便解釋，請求諸佛菩薩的靈感驗證，才敢下筆來寫。」

南無歸命盡虛空遍法界一切三寶，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觀音、勢至，彼土諸菩薩大海眾，及一切莊嚴相等。某今欲出此《觀經》要義，楷定古今，若稱三世諸佛、釋迦佛、阿彌陀佛等大悲願意者，願於夢中得見如上所願一切境界諸相。

著書之前，大師就許願說：「如果我寫的這本著作沒有錯誤的話，盡虛空遍法界一切三寶，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觀音、勢至等等諸大菩薩，諸大海眾菩薩，請顯示淨土莊嚴為我證明。」

「楷定古今」是什麼意思呢？「楷」就是標準，是一種規範。「定」就是決定。「古」就是善導大師以前的古師。「今」就是善導大師

當時代的今師。淨土三經——《觀經》《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翻譯之後，各宗法師都很關注淨土法門，也都寫了著作來解釋淨土法門，古今諸師有很多種解釋；雖然很多方面解釋得很好，但也有曲解、錯解，不能完全把阿彌陀佛的大悲救度本懷展示出來，這就須要糾正錯誤：這就是「楷定古今」的來源，也就是善導大師開創淨土宗的緣起。如果古今諸師對淨土三經的解釋，尤其是對《觀經》的解釋都正確的話，善導大師不必出世，阿彌陀佛也不必顯化到這個世間；他來是有目的的，是有使命、有任務的：就是因為有錯解，所以他懷著這樣的使命感，從淨土應化到這個世間，創立淨土宗。

所以，淨土宗的創立，是因為有「楷定古今」這個必要性。因為淨土的教義若不能正確地表達出來，眾生就得不到法門的利益，法門廣大的救度，就會變得非常狹窄，廣門變為窄門，「萬修萬人去」變為「萬修一二人往生」。若不立淨土宗，不廣開淨土門，怎麼能廣度眾生？

我們現在的情形，和唐朝善導大師的時代有類同之處：淨土法門，修學的人很多；但是都沒有依據善導大師所楷定的標準、路線在執行，而

是各說一套，張三有張三的解釋，李四有李四的解釋，讓學習的人莫衷一是，不知何去何從；這樣效果就打了折扣，信心就不能建立，易行翻為難行：這是「楷定古今」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啟發。

「楷定古今」，有人說：「我說我正確，你說你正確，憑什麼來證明？」諸佛來證明！淨土宗的開宗不是小事，所以要請諸佛菩薩乃至一切三寶來證明，證實教義的正確性。

中國一般所講的大乘八大宗派，各個宗派的開宗祖師都是深有來歷的，智慧、慈悲都非常深廣。能開出一個宗派，不是簡單的事情。但是像淨土宗善導大師這樣「諸佛證定」還是少有的。我們可以想像，解釋一宗教義，或成立一個學派，法義請誰證明？有人說：「我請法師幫我鑒定一下吧。」但法師是凡人；如果你請阿羅漢給你鑒定，品質就高了；阿羅漢還是小乘聖者，如果能請到菩薩給你證明，品質就更高了；如果是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彌勒菩薩、普賢王菩薩來給你證明，你就可以頒行天下了。善導大師開立淨土宗，不是請阿羅漢，更不是請凡夫，而是請果地圓滿的諸佛來證明，這是最高的權威，說明意義很重大；這是法界的大

事，涉及到無量眾生的解脫，所以有必要請諸佛證明。

打一個比喻，好比在世間做事，你打一個請示報告，請領導批准。如果請市長批准，這件事在市裡就會辦得很順利；如果請省長批准，那就更有把握了；如果請國務院總理批准，就會得到舉國上下的大力支持。善導大師所請的，乃是一切三寶，乃是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三世一切諸佛、觀音、勢至等諸大菩薩。這就好比全國人大所有的代表都來了，全體投票通過。善導大師開立淨土宗，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

大師這樣發願祈請諸佛菩薩證明，極樂景象當晚就清晰地顯現出來，所以善導大師最後就說：

此義已請證定竟。

一句一字不可加減，欲寫者一如經法。

《觀經》要義，這本《觀經疏》已經請諸佛、清淨海眾、一切三寶證明了，已經決定了，完成了。

這幾句話非常有力量，毫不含糊，讓人覺得非常震撼，給人極大的信心。我們看其他著作，還沒看到類似的話。

所以，善導大師的教法是毫無疑問的，要當作佛所說的一樣。這就是



阿彌陀佛坐像・北齊

「諸佛證定」四個字給我們的啟發。這四個字，讓我們對善導大師所開顯的淨土宗教義充滿了信心。

「一如經法」，善導大師在《觀經疏》中所講的，要等同釋迦牟尼佛所講的經典。「一如」，一模一樣，完全相同。

「一句一字不可加減」，如果要學習、抄錄，一句話、一個字都不能改，一點也不能偏移。有人說：「善導大師是唐朝人，已經一千四百年了，大概已經過時了。」真理是不會過時的。所以，「一句一字不可加減」也給我們極大的信心。

「楷定古今」「諸佛證定」「一如經法」「一句一字不可加減」，這四句話非常有力量。

第一句「楷定古今」，是建立淨土宗的緣起和目的：緣起是因為古今諸師有錯解，所以必須開顯淨土宗；目的就是要修正古今諸師的錯解。第二句「諸佛證定」，說明楷定的目的達到了。第三句「一如經法」和第四句「一句一字不可加減」，說明後來的人應當怎樣遵循善導大師所開顯的教義，就是要像遵循經典一樣，一點也不可以改變。簡而言之，就是糾正古今諸師對淨土法門的曲解、錯解，開示純正法義，同時得到諸佛的證明，成為淨土法門的正脈、標準、規範，不可稍有偏差。

如果不開出淨土宗派，就難以具備廣大的攝化力量。對當時的眾生來講，普遍的濟度，不僅因為善導大師德行的教化——他念一聲佛就口出一道光明；同時也因為理論的嚴密和完整：這是開宗的效果。如果沒有開宗，怎麼能夠楷定古今？張三說，李四說，古人說，今人說，以什麼為標準？所以，開宗就有這樣的利益：能夠楷定古今，得出正確的結論，決定標準和規範；「垂範未來」，就是對未來的眾生，對我們的意義、影

響——有關彌陀淨土的解釋，我們就有標準了，一比較，和善導大師思想相合的，就可以依循，違背的就不依從。所以這是對未來千秋萬代都有利益的。這就是開宗利益。

對我們今天來講，任何有關彌陀淨土的解釋，若與善導大師所解釋的相吻合，就知道是正確的，可以依準；如果和善導大師所解釋的相違背，就知道那不正確，不可以依準。



三經五經 親疏有別

文／釋智隨

無論學修何法，都有他正依的經論祖釋，所謂聖言依據、法脈傳承也。淨土法門自古以來以三經一論為其正依，以善導一脈為其正傳。自魏承貫居士將《行願品》加入後，有了四經之說，後印光大師更加《念佛圓通章》，而成五經之論。三經五經，平等一味乎？有輕重主次乎？淨業行人當何所依？欲詳明其意，當深入印光大師文鈔。方知大師雖倡五經，實則親疏有別，正傍分明。

首先我們先看大師何以立五經？讓我們看大師一段開示：

生死大海，非念佛無由得度。欲知念佛之所以然，不看淨土經論，何由而知。固當日誦《阿彌陀經》，常看《無量壽經》，及《觀無量壽佛經》。此名淨土三經。讀此則知彌陀之誓願宏深，淨土之境緣殊勝，行人之往生行相。此外最親切開示念佛方法，有《楞嚴經》第五卷末後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又有《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讀此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乃華嚴一生成佛之末後一著。實十方三世諸佛因中自利，果上利他之最勝方便也。

觀此即知，大師勸學淨土者，當常看淨土三經。讀此則知彌陀之誓願宏深，淨土之境緣殊勝，行人之往生行相。於三經之外，最親切之開示者，方為《圓通章》及《行願品》，故大師於三經外，重此二章，並列而成為五經。

通觀《文鈔》，即知印祖雖倡五經，若論所標之正依，亦唯是三經。其言：「諸大乘經，皆啟斯要；淨土三經，專明其致」，可謂一語定準。一代時教，談及淨土法門之大乘經典，多達二百餘部。大師言：「淨土三經，專談淨土緣起事理。其餘諸大乘經，咸皆帶說淨土。」故知：三經乃「專談」，餘者皆「帶說」耳。於三經之外，《行願品》與《念佛圓通章》發揮念佛奧旨，攝歸念佛，可謂最為得力，故大師擴而充之為五經。此二經雖可為弘揚淨土之一助，但仍是「帶說淨土」而已，與淨土三經相較，自有親疏之別，如《文鈔》比較《行願品》與《彌陀經》言：

《彌陀經》為淨土法門之根本法門，《行願品》雖廣大深妙，究非淨土法

門之根本法源。故宜二經同念，斷不可只念《行願》，不念《彌陀》。只念《彌陀》不念《行願》則可，只念《行願》不念《彌陀》則不可。《彌陀經》為朝暮課誦，或多念亦可。斷不可絕不念《彌陀經》，而專念《行願品》，以成忘本之修持也。二經固無高下，而對於淨土行人，卻有親疏。

以此可知：二經固無高下，卻有親疏，正依傍依，一目了然。人或執於《華嚴》之圓融無礙，實則念佛無礙圓融，念佛一道同歸，念佛五乘齊入，可謂最極圓融無礙也。故《要解》云：「華嚴所稟，卻在此經。」可謂道其幽玄也。大師比較《大經》與《華嚴》時，更明淨土之超勝，其言：「《華嚴》惟局法身大士，此經遍攝九界聖凡。即以《華嚴》論，尚屬特別，況餘時乎？使如來不開此法，則末法眾生，無一能了生死者。」二經勝劣，自不待言矣！

綜觀大師之意，誠知：三經為根本，餘者為枝末；三經為源頭，餘者為支流；三經如大海，餘者如江河；三經為正依，餘者為傍依。

最早確定正依三經者，是彌陀化身之善導和尚，其《觀經四帖疏》於「五正行」之「讀誦正行」中，即明專讀誦淨土三經，是為和尚楷定古今之一義也。特別法門自非通途教理所攝，即以《華嚴》論，尚屬特別，況餘時乎？學淨土者不可不注重三經、不可不正依三經也。🌸

淨土宗特色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字／小魚

《觀經四帖疏》綱要（三）

文／釋慧淨

【法義闡釋】

七、佛立空中 顯彰弘願 韋提一見 得無生忍

前面提到善導大師於〈玄義分〉說「安樂能人（彌陀）顯彰別意之弘願」，然而阿彌陀佛究竟在《觀經》之何處「顯彰弘願」呢？是在〈正宗分〉十三觀之第七「華座觀」之初，此即是「顯彰弘願，韋提入信」之處。亦即華座觀之初，釋尊表明要宣說「除苦惱法」之時，阿彌陀佛應釋尊之聲，立即顯現在空中讓韋提希夫人觀看，善導大師解釋此處而言「應聲即現，證得往生」。意謂「除苦惱法」在於彌陀本身，凡是全憑彌陀救度的業深障重之苦惱眾生，其苦惱立即消除，決定往生，不斷煩惱得涅槃，此後只要一向專稱彌陀佛名。亦即韋提希夫人之見佛，不單單只是眼觸佛體，而是領解深信這便是救度自己的佛；換言之，即是徹見彌陀之願力。此意第九「真身觀」言：

觀佛身故亦見佛心，

佛心者大慈悲是，以無緣慈攝諸眾生。

見佛身即見佛心，見佛心即悟佛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在於救度眼前醜惡卑賤、怯弱無力的自己，這便是入信，亦即是得到「信喜悟」的無生法忍（信心不退），這與《大經》十八願成就文所說「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至心迴向願生彼國，即得往生住不退轉」同一意趣。曇鸞大師說「名即法」，「名體不二」、「名體一如」；見佛身而起信（見佛得忍）與聞其名而起信（聞名不退），所入門戶不同，終歸一致，故聞與見畢竟同樣都是體悟到彌陀大願業力的慈悲救度，此謂之「聞見一致」。為了具體顯明此義，大師在三心釋中設立「二河白道喻」，說明行走白道的行者，在自覺貪欲、瞋恚之心強盛，無法止息，進退皆死，必墮地獄的當下，忽然聽聞阿彌陀佛救度的招喚之聲說：

汝一心正念直來，我能護汝，眾不畏墮於水火之難。

突聞此語，如雷貫心，豁然醒悟，信眼開朗，不可思議，歎未曾有，立即住

於大安心大滿足的境地（不退轉），淨土法門所說的見佛或聞名即是這種心境的體悟。「二河喻」可說是行者心路歷程的具體描繪，而阿彌陀佛招喚之聲即是第十八願的具體內涵，如下表：

彌陀喚聲：汝一心正念直來，我能護汝，眾不畏墮於水火之難。

第十八願：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

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

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彌陀喚聲	汝	十方眾生	第十八願
	一心	至心信樂欲生(信心)	
	正念	乃至十念 (念佛)	
	直來	若不生者	
	護汝	不取正覺	
	不畏(慈悲)	唯除逆謗 (智慧)	

行者被阿彌陀佛的光明（智慧）所照，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個貪瞋、逆謗、三定死、無救之機，而與此同時，阿彌陀佛「我能救汝，不要畏懼」的慈悲救度之聲貫入身心，成為不畏水火，安走白道的機法二種深信的念佛人；此亦即是「真身觀」所言之

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之意。

所謂「直來」，即是不須繞遠路，不躊躇；亦即若不能改變原樣，就以當下的模樣一向專稱彌陀佛名。此即不顧自己之貪瞋，唯直仰彌陀願力之白道，唯任憑彌陀慈悲之救度；所謂「信順二尊之意，不顧水火二河，念念無遺，乘彼願力之道」。

男女緇素，智愚善惡，隨其根機，只要念佛，毫無限制；若有限制，則十方眾生絕對不堪。

故「直來」的招喚是彌陀悲心的極致，願力的高峰；這也正顯示彌陀之「十方眾生，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的本願是「超世願」。

所謂「超世願」即是超越十方三世諸佛的悲願，以彌陀本願力之不思議，使不能救度的人被救，不能往生的人往生；故彌陀本願名為「超世悲願」，此道亦名為「超世直道」。

由於彌陀在因地時發起「十方眾生，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的「超世願」，也由於完成了這空前絕後的超世願，故此佛名為「南無阿彌陀佛」。因此，阿彌陀佛與其他諸佛迥別，五濁惡世的貪瞋凡夫、極重惡人，十方諸佛無此願力可救，無此淨土可容；十方諸佛中唯有彌陀一佛有此願力可救，有此報土可容。故彌陀的超世願是超越十方三世諸佛的「弘願」，因而釋尊於《大阿彌陀經》之中金口極讚南無阿彌陀佛是：

諸佛之王，光明之尊。

如果我等念佛仍然墮落地獄，阿彌陀佛的立場就站不住，阿彌陀佛就失去了所以為阿彌陀佛的身份。

當我沉溺大海，無力上浮，即將滅頂，阿彌陀佛躬身跳入海中把我抱上岸來，不但使我重生，且獲得不退轉。

當我將墮地獄，始發現阿彌陀佛已在此佇候十劫。

在這三學不成、三毒難斷的當下，聞到了直來的悲喚，於是大安心大滿足地行走白道，過著生活即信心、信心即念佛的日子。

又，行走於白道的行者終於聞到彌陀喚聲而獲救，推其因也要歸功於釋尊的發遣，「二河喻」言：

東岸忽聞人喚聲：「仁者！但決定尋此道行，必無死難，若住即死。」

而〈玄義分〉第一「序題門」之後半也預先顯明釋尊發遣與彌陀來迎的「二尊遣喚」、「二尊一致」之大悲而言：

仰惟釋迦此方發遣，彌陀即彼國來迎；

彼喚此遣，豈容不去也。

「二尊遣喚」之中，彌陀招喚之經證已於華座觀之初的「住立空中尊」看出，此亦即是彌陀自己顯彰弘願；而釋尊發遣之經證又是出在《觀經》之何處呢？是在最後之〈流通分〉的「付囑阿難」之文：

佛告阿難：「汝好持是語，持是語者，即是持無量壽佛名。」

二尊之意無別，二尊之意一致，這邊發遣，那邊招引，都是彌陀弘願的自然

作用，目的在於主動地、平等地、無條件地救度水深火熱中的群萌。

二尊之恩，粉身叵報，碎骨難謝，《般舟讚》言：

不蒙彌陀弘誓力，何時何劫出娑婆。

得免娑婆長劫苦，今日見佛釋迦恩。

若非本師知識勸，彌陀淨土云何入。

又，前面所說的「見佛入信」或「見佛得忍」是唯指念佛之機，徹見彌陀悲心，於稱名必生之彌陀悲願決定深信而言，學佛者或有夢中見佛、靜坐中見佛、念佛中見佛，甚或危難中蒙佛菩薩現身解救，這些都是尋常感應，與機法二種深信不可等同而語。

八、往生正因 在深信心 就行立信 信行一體

《觀經》「九品段」之初言：

願生彼國者，發三種心，即便往生。何等為三？

一者至誠心，二者深心，三者迴向發願心；

具三心者，必生彼國。

此三心是淨土真髓，行者心肝；是《觀經》眼目，出離要道。故善導大師在此句之前特置「經云」二字，舉出佛言以顯其重要而勸人信順。

大師於此三心釋之初，標言「辨定三心以為正因」，意謂三心是往生的正因；而三心釋之結尾說「又此三心亦通攝定善之義」，意謂十三種定觀也須有此三心，若三心不具，不能往生。由此可知：不論定善，不論散善，眾生往生在此三心；有此三心即得往生，無此三心不得往生。故此三心不只是《觀經》，可說是淨土門的核心，其重要可知；故法然上人於其《選擇集》〈三心章〉說：「三心者是行者至要也。」

就其文意，三心有「要門三心」與「弘願三心」之義。

要門之定善三心及散善三心是「迴斯二行求願往生」的「自力三心」。

弘願三心是「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的「他力三心」。

三心有此「要門自力三心」與「弘願他力三心」之別。

「自力三心」是行者自己發起三心之故，機有千差，故各個所發之三心程度亦有萬別，而且自力之三心不是虛假諂偽無真實心，穢惡污染無清淨心的罪惡生

死凡夫所能發起，故是「難行道」。

「他力三心」是不論定善散善，不論智愚善惡，不論有漏無漏，皆悉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故三心皆統攝於「深心」。大師說「深心即是深信之心也」，而開展出「七深信六決定」的解釋，歸納之即是「二種深信、就人立信、就行立信」等三要義；「二種深信」，即是「機法二種深信」。「機」指自己，「法」指彌陀；信機無力，所以罪惡生死，無有出離之緣；信法有力，但乘彌陀真實願力（乃至十念之稱名念佛），定得往生。此信凡聖平等，萬人一味；救度皆由彌陀之力，皆因一味之信，故是「易行道」。

此機法二種深信即是第十八願的內容，也是二河白道喻的主旨。機法二種深信之文云：

一者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

二者決定深信：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

《往生禮讚》解釋「深心」之文云：

「深心」即是「真實信心」：

信知自身是具足煩惱凡夫，善根薄少，流轉三界，不出火宅；今信知彌陀本弘誓願，及稱名號，下至十聲一聲等，定得往生；乃至一念無有疑心，故名深心。

以此釋可知：淨土法門之信乃信「上盡一形，下至一聲一念，亦必往生」。既信之後，自必一生一向專稱佛名。此亦即是第十八願「乃至十念」之意，是故龍樹菩薩言：「以信方便，易行疾至。」若信而無行，即非真信；若能專行，則信自在其中，符本願之理故。

法然上人於其《選擇集》〈三心章〉之「信疑決判文」云：

「深心」者謂「深信之心」，當知：

生死之家，以疑為所止；

涅槃之城，以信為能入。

生死、涅槃之因，以聖道門而言，是在於煩惱之斷除與否，亦即在於迷悟，迷則生死，悟則涅槃；並非信疑。因為聖道門是全靠自力，以自己之力破無明、

悟實相、斷煩惱，以自己之力出三界六道輪迴，若不斷煩惱，則不得涅槃，所以聖道門是自力之教。

淨土法門是他力之教，亦即乘託彌陀不可思議之本願力往生極樂。既往生極樂，則三界六道之生死輪迴自然遠離。曇鸞大師謂之「胎卵濕生，緣之高揖；業繫長維，從此永斷」。且極樂是無為涅槃的境界，往生即悟無生（生即無生），與彌陀同證光壽無量的身心。故若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者，曇鸞大師謂之「業事成辦」（往生之業已經完成）、「不斷煩惱得涅槃」。

因此，以淨土門而言，生死、涅槃之因在信與疑，不在迷與悟；信者得生，疑者不生。猶如病人，信醫生之言（信心），飲服其藥（念佛），則病自癒；然而不信其言，不服其藥，以致死亡。雖死因在於病重，但因不服藥而終致死亡。吾等煩惱病重，不能自癒，唯有服彌陀本願所成之阿伽陀藥的六字洪名，不但萬病皆癒，且得無量壽命，身心安穩，六通自在。

往生安樂國，只在信念佛；

若具此深信，三心自然具。🌸

● 教判

判別、解釋佛陀一生所說教法之相狀差別，又稱教相判釋、教相、判教、教攝。即依教說之形式、方法、順序、內容、意義等，而分類教說之體系，以明佛陀之真意。

● 要門與弘願

善導大師將淨土一門別分為要門與弘願兩種。

修一切定善或散善，以其功德迴向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為要門。定善指息慮以凝心，即止息妄想雜念，凝定心神，如《觀經》十三定觀及各宗各派的禪定、觀想等。散善即散心中廢惡修善，如《觀經》所說淨業三福等。

一切善惡凡夫，乘託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即全仗佛力，專稱彌陀佛名），得生西方極樂世界，為弘願門。

● 要弘廢立

「要」即「要門」，「弘」即「弘願」。「廢立」意同取捨。

善導大師解釋《觀經》時，以佛雖先開定散之要門，後還捨之，而獨取弘願之念佛一行；也即廢要門，立弘願。此是佛以要門引導諸機歸入一向專念，故知要門為方便，弘願為真實。

● 正依經典

建立一宗教義所根本依據的經典，稱為正依經典。

「正」是純、專，與「旁」相對，是統攝義。「依」是用，與「不依」相對，顯簡別義。於佛說一切經中，既然選擇所宗，必然有所依、有所不依；於所依經中，也有正、旁之分，根本依據者為正依，輔助依據者為旁依。正依統攝旁依。餘經所說與正依經矛盾時，依正依經典為準。

淨土宗的正依經典有三部，稱為「淨土三經」，即：《佛說無量壽經》《佛說觀無量壽經》和《佛說阿彌陀經》。

● 《佛說無量壽經》

淨土宗三部正依經典之一。簡稱《無量壽經》或《大經》。

本經主說阿彌陀佛因中為法藏比丘，發四十八願，依願修行，成就佛身、淨土及聖眾莊嚴；分為二卷，上卷講述彌陀成佛，下卷講述眾生往生因果。

全經的核心為：說四十八願，攝受眾生；眾生稱念，必得往生。🌸



和的重要

文／釋慧淨

《中庸》第一篇裡面有一段文，對一個團體、甚至對一個修身養性的人來講，也很重要的，那一段怎麼講呢？它說：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在這裡主要是講「中、和」兩個字，所謂「中」就是不偏不倚、不過或不及，「和」就是凡事都能夠得體，凡事都能夠謙卑柔和。

以佛教來說，可以說「和」是最高的境界，佛就是「和」的境界，所謂「涅槃寂靜」。所以佛陀規定僧眾要「六和敬」，如果沒有「和」的話就不能稱為僧團，因為會給自己帶來苦惱，也會給他人帶來苦惱，這樣僧團就不能和合不能穩定。因此，人與人相處和合很重要；彼此要各退一步、各讓一步，彼此體諒包容，凡事不情緒、不抱怨、不批評、不責備、不判斷人、不定人的罪。所謂「讓三

分心平氣和，退一步海闊天空。」凡事多忍讓，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與人無爭無怨，自然無憂無慮。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如果能達到「中和」的話，那天地萬物都能夠各安其位而不衝突，萬物也才能欣欣向榮；如果不和的話，不能生長，何況欣欣向榮呢？一個團體不和，就會混亂不安定，怎麼可能欣欣向榮呢？《人生必讀》也談到：「父子和而家不退，兄弟和而家不分」，一般說「和氣生財，家和萬事興，國和致太平」，所以「和」非常重要。

（摘錄自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學習宗風六》）

三好念佛人

文／釋淨宗

今天晚上主要講三句話：第一，好好念佛；第二，好好做事；第三，好好吃飯。要做「三好念佛人」。

一、好好念佛

什麼叫好好念佛呢？我從出家到現在將近二十年，學習、弘揚善導大師的教法也有十六七年了，接觸了很多居士、蓮友，還有很多法師。隨著年齡的增長，見識多了一些，更加覺得我們眾生很苦，我們確實是業力凡夫，這句佛號這麼殊勝，還不能老老實實、快快樂樂念下來，還念得苦苦惱惱，念得心裏不平靜，其實都是冤枉的。

回來之前，聽說這裏有的居士身體、精神不太好，心中總是有些掛礙。我們念佛人何以顯得神智都不太安定呢？甚至像患精神分裂症一樣。想想我自己，我和他們，只是一步之遙。國土危脆，人生無常，地球、宇宙星空都很脆弱，我們每個人都是很脆弱的，稍微有一點風吹草動，情緒就激動了，血壓就升高了，有的就得

腦溢血、犯心臟病了。所以，非常掛念大家。

我們要好好念佛，不要自苦自惱。人的大腦是很脆弱的，它和電腦差不多。電腦會當機，人腦犯精神病等於電腦當機，是一樣的。電腦為什麼當機？因為程式打開得太多，記憶體不夠，運行不動，就好像公路上塞車了，交通飽和，很多車都往前擠，就卡死了，不能運轉了。人腦也是這樣，胸襟不開闊，心量不廣大，心思很多，想的事情很多，那就會當機，就精神分裂了。所以，一切事情都要平靜對待。

我們站在凡夫的立場上，會覺得自己是個神智健全的人，與精神病患者完全不同；不過在阿羅漢看來，我們是五十步笑百步，我們都是潛在的精神病人，只是沒犯到那個程度。阿羅漢看我們，不都是精神病嗎？思緒非常紛亂，內心不能凝定，知見顛倒。

即使患了精神病，念佛仍然決定往生，沒有問題，念佛因行是一樣

的，而且大家也都差不多，怎麼說你能往生、他不能往生呢？

一個念佛人，有沒有可能得精神病？是有可能的。心量太窄，想得太多，情緒不穩，心不平靜，到後來不就得病了嗎？所以說要好好念佛，不要自苦自惱。在世間要過得快樂，一定不能有堅固的我執。天下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如果真正感受到佛法的重要性，真正關心往生成佛這件頭等大事，其他事還有什麼放不下的呢？當然，凡夫在感情上有自己習慣的東西，但從大的方向講，都不算什麼。要用佛法的觀念指導我們的日常行為，不然的話，自己跟自己過不去，那就太可惜了。

好好念佛，慧淨上人提到「四平」：平等、平常、平淡、平凡。「平」是非常好的一個字，有很多含義。平安，平才能安全。人一定要平，危險就是因為不平。平安和危險是反義詞。心要平，才能安。

一是平等。念佛人怎樣體現平等心？好好念佛就是平等心。有的人喜歡跟自己過不去：「我念佛了，怎麼還有那麼多妄想雜念呢？我念佛了，怎樣克服我的妄想雜念呢？我念佛了，煩惱怎麼還這麼重呢？」這就是缺乏平等心。初學佛的人，對正

念、妄念要辨別清楚，知道妄念危害自己；真正進入淨土門，要瞭解自己的根機，我們本來就是這樣的妄念凡夫，憑自己的力量無法改變這一點，所以我們要接受這一點，慈悲這一點，對於妄念和正念要平等對待。如果一定要強力革除妄念、掃蕩妄念，這就是缺乏平等心，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很可能最後要得精神病。要坦然放下，通身放下，徹底靠倒，要有機深信——「我是一個罪惡生死凡夫，阿彌陀佛救的就是我這樣的人，煩惱妄念中念佛，佛也接受」，這樣心才開闊。我們也可以迴光返照：「原來我是這樣一個污穢、惡劣的人！」要慈悲這一點。對別人也要這樣。對自己有苛刻要求，往往對別人也會苛刻。如果站在阿彌陀佛慈悲的立場上看，我們就會生起憐憫心、平等心，就會充滿暖意，即使出現了妄想雜念，也有溫暖在其中，這就會長氣，增長力量。不然的話，每天都活在矛盾和紛爭當中。

二是平常。不要作怪，不要以為自己能達到什麼樣的高標準，我們就是罪業生死凡夫，就是不乾淨的，從裏到外都是染污的，毫無解脫生死的能力，把這一切全身心歸投阿彌陀佛的救度。這就是機法兩種深信：機深

信——深信自身無力，無法自救；法深信——深信彌陀有力，足以救我。在法義方面如果沒有深入，心的取向就會有分裂，在行為方面就會乖張，然後就衝突，對自己苛刻，對別人也苛刻，那就不和諧了，就會產生許多毛病。阿彌陀佛給我們完整的愛，接受我們的一切。阿彌陀佛愛我們，不是愛一半，不會說「你行善積德這部分，我是要的；另外的，煩惱妄念，那是不好的，那就一刀砍斷」。父母愛兒女，會愛一半嗎？雖然希望兒女改正缺點，但對兒女是全面接受的。真愛一個人，是愛他的全部。佛救度我們，本來就是拯救我們的罪惡，這樣才叫救度。希望大家聞法要入心，反復聽聞，瞭解我們是什麼樣的眾生，平平常常念佛。

念佛很簡單，有嘴巴就會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就行了。至於是否要唱，那都是技術上的問題，唱也行，念也行，快也行，慢也行，大聲也行，小聲也行，出聲也行，不出聲也行，什麼調子都可以，只要用嘴巴念就行；哪怕口齒不伶俐也可以，「阿彌陀佛」，很簡單，這樣念佛就可以了，沒有那麼複雜。念佛很簡單，簡單到不能想像。古德也講：「至道無難，唯嫌揀

擇。」大道沒有難的，只是你不要挑挑揀揀。我們念佛，都是挑挑揀揀：

「這樣念行不行？那樣念行不行？沒有吃素行不行？不會誦經行不行？」通通都沒有關係，扯不上邊。念佛就可以了，有嘴巴，會念佛，像念佛機一樣念也可以，像鸚鵡學舌一樣念也可以，依葫蘆畫瓢念也可以，沒有任何限制，平平常常。

三是平淡。平平淡淡念佛，不要追求什麼境界，沒有什麼境界！偶爾可能會輕安一些，也不必好奇，淡然處之。我念佛有些年頭了，就感到平平淡淡比較好，不要自己作怪，不要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不要自苦自惱，不要自己給自己提一個達不到的目標：「我要達到什麼程度，我要得三昧，我要內心如何清淨……」你沒有那兩下子；即使有那兩下子，也不靠那些，而是完全靠這句名號的功德去往生。既然如此，每個人各隨自己的根機，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

淨土宗念佛往生，上契彌陀本願，下契眾生根機，一法攝萬機，對所有眾生都平等救度。那麼，你是什麼樣子，就以什麼樣子念佛，不要和別人比。別人一天念三萬，你做不到，一天念兩萬五、兩萬、一萬五，都可以。

小魚畫了一幅畫，很有禪味，很能表達佛法的思想。他畫的是幾條豆角，有長的，有短的，有胖的，有瘦的，有彎的，有直的，旁邊寫著一句話，其中一條豆角說：「我長成這樣就可以了。」種豆的人也許會說「今年收成不好，怎麼長得這麼小？」人們會有不同的評論。但是，不管誰說，它只有一句話：「我長成這樣就可以了。」它這句話是很自信的。它長成這樣為什麼不可以？它長成這樣是因緣的組合，是天地的精華，是法界的秘密消息，你說它應該長成什麼樣？這麼多養分，這麼多陽光，這樣的種子，它就長成這樣，不大也不小，它就是《心經》講的「不增不減」。它長成這樣就可以了，隨順大自然的條件，比如說只有一邊陽光充足，它就往這邊伸展一些；今天沒有澆水，今天就少長一些；不小心生蟲了，有個蟲疤，也可以，都打一百分，完全首肯自己，完全隨順因緣。

我們也一樣，要隨順因緣。有些人往往會說「我長成這樣不可以」，缺乏自信，所以要到美容院去整容，何苦呢？

外相上要隨順因緣，內心也要體諒自己。有的人貪心重一些，有的人瞋心重一些，有的人愚癡心重一些，

有的人三心都重。總之，我們是凡夫，只能長成這樣。上品、中品、下品，九品眾生，阿彌陀佛說：「你長成這樣就可以收穫了，我要摘你到我的籃子裏來。」眾生說：「不行！我還有妄想雜念，我還不夠資格。」這就是沒有隨順因緣。

四是平凡。平平常常念佛，平平淡淡念佛，也是平平凡凡念佛。我們是凡夫，不要作怪，不要拿捏，不要冒充聖人，這樣才能甘心徹底做凡夫，甘心徹底念彌陀，將來就甘心徹底往生成佛。甘心徹底做凡夫是什麼意思？就是我們現在是凡夫這個狀態，我們能夠接受這個事實——當然並不是說我們去六道輪迴，這個我們不甘心，我們要去淨土成佛；只是說我們目前這樣的狀況，要接受事實，通身放下，徹底靠倒。

我這樣講，希望大家不要誤解。我看過一位密宗大德說的一句話：「應該把妄念當作友伴。」我們有妄想雜念，不要有降服它、克制它的觀念，應該把它當作朋友。這句話我覺得很相應。

彌陀對我們慈悲，我們現在的狀況就可以被救度了。所以，都是我們自己在搞不和諧，搞對立，搞鬥爭。

還有一句話：凡夫首先把事物

變成二，然後再選擇其一。什麼叫變成二？本來是一件事情，他變成好和壞、對和錯、你和我，然後在裏面選一個：好和壞，選好；對和錯，選對；你和我，選我。這樣，這個世界就對立了，就被隔礙了。本來萬法如是，都是諸法實相，都是平等無差別；但是我們凡夫把它變成二，首先有分別心，有我、有所，有能、有所，分為兩個，在其中選一個，這就叫搞是非。凡夫誰不搞是非？把整個世界分成兩片，然後再選一個，煩惱都來了。

阿彌陀佛救度我們，把凡夫二的世界變成一的世界：對和錯、善和惡、是和非、人和我，阿彌陀佛泯滅一切對錯、善惡的分別，完整地回歸到原點，完全站在佛性、空性的立場——講空性，有什麼善和惡？講佛性，有什麼善和惡？在這裏給我們一個完整的生命。結果我們不能完整地接受這個生命，我們還是分成二：「這樣是佛喜歡的，那樣是不行的。這樣能往生，那樣不能往生。」完全在分別，這就會引起種種的身心毛病。

希望大家好好念佛，能夠將全部生命投入到彌陀無盡的大愛當中，對凡夫眾生的一切都要心生憐憫。

很多人念佛，臉上總像別人欠他錢似的，非常苦惱，非常緊張，心不會放鬆。他心裏一定有結，內心有什麼，外表就能表現出來。念佛，心是很開闊的，很放鬆的。生死大事阿彌陀佛都為你解決了，你就應安心自在，歡喜微笑，要用坦然的心面對一切，你會發現：人生真的還不錯！我們倒不能說像極樂世界那麼美好，至少還可以過得去。往生之前，在這個世界上，希望大家生活安樂一點，日子安穩一點。

這是講好好念佛。

二、好好做事

在佛門中修行，有些觀念是不正確的：「我現在要修行了。做事會干擾我的修行，我不要做事。」可是身為團體的一員，不做事又不行，所以就很煩惱。他也知道不行，但是又不想做，即使做也很勉強，所以常住安排的事儘量往後躲，躲不了就拖，拖不了就糊弄，到後來不用他做了。執事搖搖頭，沒辦法了。

如果是老年人，甚至來日不多，體力、精力都不足，對道場也已經做了很多貢獻，心也能安住在佛號上，那主要就成全他念佛了。作為年輕人，還不夠成熟，不夠穩當，就要安

排一些事情給他做。

做事和念佛的關係，是互相增進的。一個人如果不做事，學了一肚子佛法，往往令人生畏。他拿出的尺子很多，刀子也很多，棒子也很多，他又不去做事，感受不到做事的艱辛；關鍵在於他自己也有煩惱，也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沒有鏡子照他，他反而專門拿鏡子照別人，這就很危險了。拿佛法的鏡子一照別人，個個都是妖怪，舉棒就打。要他自己去做事，就會知道：「我也是個凡夫，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別人也會評論我，別人也會責怪我。我不夠關心別人，不夠慈悲，我也很疲累。」通過做事，心量就會擴大，就會體諒別人：「哦，原來大家都是這樣。」同時，做事也會增長我們的福報、智慧。

一個團體如果沒人做事，這個團體就無法生存下去；對團體成員而言，不做事也有很大的缺失，因為有很多盲點。佛法，學了就要去做；學了不做，就會眼高手低。就好像學毛筆字，如果老是看別人寫，看得多了，就學會評論了：「你看這字寫得多差，和王羲之比差遠了！」是，那你自己寫寫看啊。如果光看不寫，就會眼高手低。所以，不做事就眼高手低，對別人沒有慈悲心，自己其實也

很笨拙。這樣的人怪可怕的，如果他又特別會講，一般人都會被唬住。

我們要在做事中磨練自己。做事的過程中，會出現不同意見，甚至出現糾紛，互相指責，這是難免的。這個過程會鍛煉我們，讓我們的心平靜、平等。做事的人往往會有一個觀念：「我一定要完成這件事，我一定要做得圓滿。」其實這是小學生的觀念。沒有什麼能一定如何，一切都是緣分。「一定要如何」是你自己的我見，現實中不一定能達到你的目標。因為在大眾的道場當中，你能一個人做主嗎？「一定要如何」之後，就會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意見回饋過來。

那麼，好好做事以什麼作為標準呢？就是心裏要平靜。要準備接受別人的不同意見甚至批評，在做事的前後都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每個人都不是完美的，觀察事物都有局限性，所以一個人做事不可能永遠正確，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必須聽你的。我們總是處在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當中，通過做事，能夠學會處理和平衡各種關係，能夠關照和協調各種因緣。那麼，靠什麼協調錯綜複雜的關係呢？就是靠我們的耐心和愛心。我們做一件事情，尤其是作為執

事，作為道場的負責人，如果有一個主張，這個主張最好以佛法為出發點，如果以個人主見為出發點就不好了。從佛法、從道場的利益出發，要貫徹我們的思想和觀念，需要怎樣和別人溝通、協調呢？這就需要我們用愛心、耐心和智慧去做，慢慢整合大眾的力量往前走，去達成我們共同的目標。

好好做事就是要在做事當中不起煩惱，要平靜、平和。事情不管做得是對還是錯——就事情本身來說，是沒有對與錯的，只看我們的心。事情雖然做成了，但所有的人際關係都得罪了，那做成了又有什麼意義呢？就好像我們在馬路中央挖一個坑，幾下就把它挖成了，挖成以後很驕傲，感覺很成功，但是來往的車都掉下去了，這個洞挖得有什麼意義呢？我們做事，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能不能讓大家的心平順，我們自己的心是否平和，這是一個標竿。如果我們很煩惱，同時也讓對方起煩惱，那就需要重新調整思路和方法。

一開始做事，會有強烈的主見，但是推行時感覺很困難，做一段時間後因為進展緩慢，甚至想放棄。通過鍛煉，心量完全打開，做任何事都站在對方的立場考慮，不執著自己的想

法，看準了，思路放寬一些，這時就會發現：做事其實並不難，跟大家協調起來也比較有餘地。

特別是我們當地的蓮友，做事情是很不容易的，需要付出很多，也需要很有智慧，因為居士有家庭，需要考慮的經濟利益、人情關係、家庭背景比較多。很多蓮友都做得很好，確實有智慧，有愛心，有耐心。不管人家怎麼講，面對大眾的挑挑揀揀，都會用寬廣的心量對待。

那麼，這樣會不會吃虧呢？只要是為蓮友服務的，只要是為三寶護法的，一定會獲得大大的福報，絕對不會吃虧！

「吃虧是福」這四個字是金玉良言，話雖簡單，卻是真理。做事的人，一定要領會這句話，一定不要當面錯過。但是我們往往是懂得這個道理，就是吃不下這個虧，這說明我們還是沒有真正懂得這個道理。只要懂得了這個道理，誰還會把福往外推呢？所以，當別人誹謗我們、污蔑我們、誤會我們、冤枉我們的時候，其實這都是我們修福報最大、最賺的時候；當別人讚歎我們的時候，其實就是消福報的時候。這是很微妙的，這個道理大家都懂得，但是很多人天天都在消福：被別人表揚，心裏就很高

興，這一高興就消了福報。為什麼呢？名譽也是一種福，被讚歎也是一種福，一享受就會消掉。所以，遇到別人的批評，如果能夠坦然接受，福就會修得很多，心量也會越來越大；如果不這麼做，而是去和對方辯解，「這事不是我幹的！」辯一次還不行，還要辯兩次三次，你就是傻瓜，傻到極點了，傻得就像把家裏的寶貝扔到垃圾箱裏。別人批評我們，我們如果能夠接受，而不是去辯解，那麼這個福報我們就收到了。如果大家都抱著這樣的想法，每天晚上回家就會偷著樂，因為吃虧是福啊。《宗風·俗諦》裏說：「凡事肯吃虧不計較。」怎麼能做到肯吃虧？要是認為自己真的吃了虧，那就不願意了；要是知道這是福，當然就願意吃虧了：這就要看我們有沒有智慧。

三、好好吃飯

「好好吃飯」，看到這個題目，有人會說：「這個題目就不用講了吧，我們誰不會吃飯？我們都吃素了。」為什麼講這個題目呢？是因為我個人有些心得體會，同時也深感身體對我們的生活和弘法特別重要。沒有健康的身體，確實會給我們增加不少苦惱。雖然說修行人「無事常帶三

分病」，又說「病為良師」，但是病苦大了，還真是有點病急亂投醫，很麻煩。如果不會吃飯，不會養生，不會工作，就會影響健康；不會用腦，心境不夠平靜，經常熬夜，遇事好著急，不會善觀因緣，這些都會消耗很多能量，能量不夠就會生病。身體健康確實對我們很重要。

（2013年3月29日講於弘願寺）

一生從一
佛活念天
生念佛的
活佛開生
化化始活

字／小魚

慧思大師的高足慧超法師

文／釋宗道

佛教天臺宗的實際創始人智者大師，世稱「東土小釋迦」，一生經歷極富傳奇色彩：隋煬帝未當上皇帝前，即在其處受菩薩戒；留下了流傳千古的著作「天臺三大部」；臨終正念往生西方淨土。他的老師慧思大師，是天臺宗三祖。少有人知的是，慧思門下還有一位得意弟子，也就是智者大師的師弟，慧思讚之為「得忍人」的慧超。

慧超受淨業法師的禮請來到了悟真寺，一時像一塊巨大的磁石一樣，吸引了無數佛子前來悟真寺拜謁請教，其中不乏當時大唐僧統保恭這樣的名僧。

釋慧超（546—622年），隋唐時丹陽建元人（今江蘇南京）。

他生性溫和、善良、仁慈。年紀很小便厭倦世俗生活，於是出家修習佛法，平日以誦讀《法華經》為業。

慧超後來聽說光州（今河南光山縣）大蘇山慧思禪師對《法華經》的造詣甚為精深，於是便和天臺智者、仙城慧命三人同拜於慧思禪師門下。

在慧思門下，慧超經過數年的精勤修行，終於徹悟《法華》玄旨。

慧超行持謹嚴，智慧高遠，德冠時賢。慧思曾在眾弟子前讚歎慧超的修行境界：「超之神府，得忍人也」。

隋朝初年，天下剛剛統一，慧超隨之北上，至河南嵩山採藥坐禪，欲在山上度過餘生。後來隋朝太子楊勇召集全國的高僧大德會於長安，因為慧超出類拔萃的佛學造詣，楊勇特別留他在長安，悉心供養。此時慧超雖名震天下，且得到太子的傾心供養；但他本人卻依舊言行謹慎，一心在道，毫不顧眼於世間榮華。

後來楊勇被廢除太子之位，慧超便移居定水。在定水仍然是德音遠播，道俗無不歸仰。其後在定水遇到終南山悟真寺的淨業法師。淨業欽佩慧超的道德修持，誠懇地邀請他駐錫於藍田悟真寺，於是慧超便從定水來到了悟真寺。在山中，慧超與淨業共隱居了八年。

仁壽三年，隋煬帝在長安西南置

禪定寺，迎請曇遷禪師入住，同時詔請全國名僧高德120名，同居行道，慧超也受詔離開悟真寺，來到了長安。在長安留居數年後，慧超屢屢託病請求回終南山，皇帝最後沒辦法，只好許其回山，這樣慧超又回到了悟真寺。

到了唐朝初年，慧超的聲名榮望比以前更盛，長安的名僧慧因、保恭等都仰慕他的高德，紛紛來到終南山悟真寺向他請教佛法。慧超常在山中松樹下、岩石上與大眾論講佛經義理，大眾聽完後莫不歡喜感動，紛紛讚言：「超公所講，真是出離生死大法之心要精髓啊！」

武德五年十二月六日，慧超因病臥床，弟子們忍不住涕淚交流，跪倒在師父床榻前。慧超安慰大眾說：「如同我經常對你們講的，能長生不死，也必不為之欣喜；即便晚上就要死去，也不必為之悲傷。」凡夫貪生怕死、厭死求生本是常情，慧超卻能夠在死亡面前如此豁達灑脫，這在於他超凡的定慧功力，恒住於空性境界之中，外見生死幻相，內心卻如如不動。正如一首偈子所說：「生既無可戀，死亦奚足厭。本來無生死，生死由心現。」

學佛人，身體健康的時候，什麼

空慧玄妙的道理都可以說，可以講；然而生死真正擺在面前之時，還能拿出這樣的空慧是不容易的。

慧超為眾弟子作完最後的開示，便起身面朝西方禪坐。過了一會兒，慧超忽合掌而言：「第一義空，清淨智觀。」話音剛落，便坐化而去，面容不改，如入禪定，春秋七十七。

弟子們把慧超的肉身放於山間松石上，一個月後視之，坐姿、顏容、膚色沒有絲毫改變。時為秦王的李世民聽說此事，特地派人察看，果然是端坐如生，秦王也不禁歎為稀有，欽服不已。慧超逝後肉身一月不腐，誠然世所罕見，此是慧超不凡之戒定慧熏修而成。史上有六祖惠能大師亦是肉身不壞，其肉身一直保存到今天，供奉在韶關南華寺裏。

慧超自九歲入佛道，直到圓寂，誦《法華經》五十多年，計一萬多遍，種種靈瑞感應不可勝言。北周武帝下令禁佛時，為躲避這場佛門浩劫，慧超藏進一座瓦窯之中，三年之間沒有出來過。後來武帝駕崩，政令被解除，慧超才從窯中出來。臨走前他找到窯主說：「貧僧在這座瓦窯中已經誦《法華經》一千餘遍了，你可以將窯掃灑乾淨，平日焚香供養它，不要再用它來燒瓦了。」窯主聽了，

權當作笑談，絲毫不信，仍然像從前一樣用其窯燒瓦。孰料燒出的瓦居然片片皆作蓮花的形狀，窯主大為驚駭，嘆服慧超有道，悔恨有眼不識高僧。

慧超可說是悟真寺前期之核心人物，因為他道高德重，受淨業之邀來到悟真寺；而後之法誠、保恭、慧因亦無不是被其精深的《法華》造詣吸引，而來到悟真寺。也許正因為他對《法華》精深造詣的深遠影響，此時期整個悟真寺《法華經》的信仰氣氛非常濃厚，寺中誦《法華經》的感應也極靈奇豐富。

然而，《法華經》畢竟與淨土經典有著甚深淵源，經中「一稱南無佛，皆可成佛道」完全可以為淨土宗念佛往生成佛作一大注腳；經中作為阿彌陀佛的左脅侍的觀世音菩薩在《普門品》中，普現三十二相，大慈大悲救度眾生，也無不透露出導歸淨土之消息。正因為此，自古佛門就有「台淨不分家」之說。史上最有力的事實證明莫過於智者大師了——他以天臺一宗創始人的身份，一生求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矢志不移。

所以，悟真寺在前期法華信仰如此濃厚的背景下，孕育出了淨土宗，這並不是偶然的。

不久，悟真寺僧人啟芳和玄果，便從淨土高僧道綽大師處訪得念佛之道，悟真寺迎來了淨土宗的春天裏最早開放的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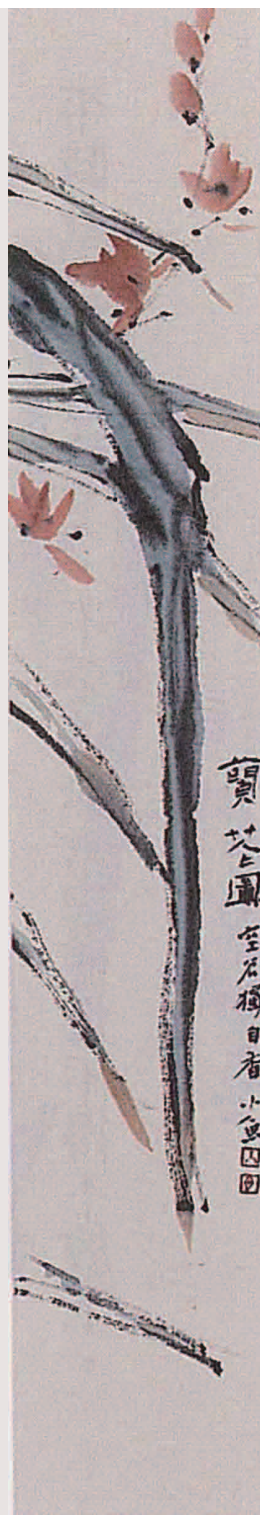
攝影／信本

老土解讀・小魚作畫

蘭花圖

蘭花圖 空谷獨自香

無人能到，故空。
其空廣大，稱谷。
充天塞地，名獨。
餘人不知，說自。
品行高潔，喻香。
寂默的念佛人都是這樣的。
空谷獨自香，滿足中遺憾，遺憾中滿足。🌸



念佛與妄想

文／釋淨宗

我們凡夫就是妄想所組成的，妄念是我們的本體，我們不管怎麼樣也離不了它。有時候會出現假相，感覺清淨一點；但那是粗的妄念少了一些，微細的妄念還是很多。如果有這個覺照，我們就會發現，它總是存在著的。

一、泥塑與木炭喻

好比一個泥巴做的塑像，它是泥巴做的，泥巴就是它的本體，不管怎麼樣去洗它，你能洗乾淨嗎？

龍王廟裏用泥巴做的龍，上面有灰塵，你想把它洗乾淨，無論你怎樣洗，洗到最裏面的龍筋，還是泥——它就是泥土做成的，所以，不論怎麼樣，它還是脫離不了泥土。

又好比一塊木炭，它怎麼都是黑的，再洗也洗不乾淨，不可能洗出一塊白的木炭；怎麼洗它都是黑的，拿它來畫，還是一條黑線。

我們的妄想心就像木炭一樣，再怎麼樣都是黑暗、無明、造罪的眾生——對這一點，我們要有深切的認

識，不要在那裏做無用功：「大概我這樣修行，到時候可能會好一些，那個時候再說……」如果以淨土法門來講，不要抱這樣的期望，是要認識到我們是一個造罪、必然墮落的凡夫，唯有仰靠彌陀的願力。

有人感嘆說：「我平常不覺得有什麼煩惱，有什麼妄想雜念；可是，不念佛便罷，一旦想靜下心來念佛，妄想雜念就特別多。」其實這是很正常的。

二、大街行人喻

念佛人應該把所有的妄念抖下來，丟掉，不要管它。

什麼叫不要管呢？有人說：「我不管它，可是它自己來了。」來了就來了，來了就不管它。你管它，它才來。你不管它，並不是叫它不要來。來就來了，去就去了——這叫不要管它。

大街上那麼多人來來去去，與你有什麼關係呢？男女老少，貧富貴賤，善惡賢愚，應有盡有，有必要放

下自己的正事，倚在窗戶上盯住看嗎？富貴的生羨慕，貧賤的看不起，論醜說美，評東道西，把自己的正事忘得一乾二淨。叫你不要管外面的行人，只管做自己的事，你反而起煩惱，說，你不想管他們，但他們老是在那走來走去，讓你的心靜不下來。這就叫不講理了。

念佛也一樣。心中妄念紛飛，自是它的事，與你何干？妄念自妄念，念佛自念佛。念佛是正業（主），妄念是街客（賓），不要盯住妄念的街客看，不要隨著它走，更不要說它耽誤你念佛。念佛的正念一提起，就是有千千萬萬妄念，也好像沒有一樣。這就好像一個人在房間裏一心做自己的事，大街上人來人往，千千萬萬，都與他無關，好像不存在。

所以，對付妄念，就一條絕招：只管念佛，不要管它！

三、隨風雲彩喻

煩惱對我們來講像什麼？就好像空中隨風而過的一片雲彩。我們念佛就念佛，何必管這片雲彩呢？它來了，我們想這塊雲彩是白的，白雲彩來了，我念佛大概能往生；又來了一朵黑雲彩，黑雲彩來了，我大概不能往生……

錯了！

在我們內心裏面，什麼叫作白雲彩、黑雲彩呢？感覺念佛念得比較清淨一點，這是一朵白雲彩；心不清淨，孩子、家庭、工作、事業……很多事，很煩，這是一朵黑雲彩。但是，這些「雲彩」在我們心中了無障



江西婺源 攝影／游本言

礙，來了就來了，去了就去了，跟我們的往生毫無關係。我們停下了念佛的腳步，停止了念佛的心來關注它們，就錯了！

所以，不要管我們這個心。我們再怎麼管它，它都不能替我們爭口氣，而且我們會被它騙。我們越管它，它越得勢，它越是覺得自己了不起，我們就越拿它沒辦法；我們徹底地看透它，徹底地拋棄它，徹底地冷落它，它就乖了，它就聽話了。

像老奶奶帶小孫子：小孫子在那裏哭，奶奶去哄他，越哄，他就越哭，越哭，她就越哄；後來奶奶就沒辦法了，乾脆不管他，小孫子哭一會兒也就不哭了。我們的煩惱也是這樣。其實，我們的煩惱是我們自己養大的：我們每個人都養著一個胖胖的煩惱娃娃，天天養它，洗它，摸它……我們應該拋棄它，不要理它。怎麼不理它呢？我們有阿彌陀佛，我們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就是不理它，這個叫「一向專念」。

四、蓮花不染污泥喻

古德曾說：「從妄念中，所出念佛，猶如蓮花，不染污泥。」這幾句話尤其讓我們覺得安慰、感動。我們雖然有妄念，但是我們在妄念當中發

出念佛聲：「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我們的心雖然是妄念，像污泥一樣的染污；但是，所稱出來的這一句名號，卻是像清淨的蓮花一樣不染污泥，微妙香潔。

我們的心是骯髒的，是染污的，是妄念的；可是，這句名號不被我們的妄念所染污。所以，淨土宗又稱「蓮宗」，蓮花的特點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從哪個地方出污泥呢？從我們的心。我們的心像污泥一樣骯髒，有貪瞋癡的煩惱。誰沒有貪瞋癡的煩惱呢？沒有煩惱的，就是阿羅漢了。

我們這樣貪瞋癡煩惱的心，反而成為念佛的動力。我們為什麼念佛？因為有罪業，我們要求解脫，所以要仰靠彌陀的誓願，稱念彌陀的名號。就好像蓮花池中的污泥，它反而成為蓮花的養分；這樣，一支清新的蓮花就從污泥當中獨立出來，飄散著微妙的香味。我們的心雖然是染污的，可是我們念的名號是清淨的，可以說，六字名號的功德、香味遍滿法界，所以說「從妄念中，所出念佛，猶如蓮花，不染污泥」。

淨土 | 釋疑

問：既然你確定自己能往生，那為什麼現在不走，還要在這婆婆世界受苦呢？

答：1. 業報未熟故。

2. 凡心怯弱故。

3. 佛法不許故。

4. 不破世相故。

故念佛人，往生決定全憑佛願，世壽長短一任業緣。雖決定往生，而盡壽念佛，兩不相違。

問：既然專修念佛能往生，那「淨業三福」也不用做嘍？為什麼祖師大德的著作中總提到「淨業三福」呢？

答：以「淨業三福」與「一向專念」為矛盾、相反，則是不善理解佛法。

「淨業三福」為《觀經》九品所含，「一向專念」乃《大經》三輩所宗，皆是釋尊之金言，必不相違。兩經對照，《大經》三輩、《觀經》九品乃是開合不同，既然三輩皆一向專念，知九品也必一向專念。故善導大師《觀經疏》言：「此經（《觀經》）定散文中，唯標專念名號得生。」

三福行業，有堪不堪；專修念佛，無有不堪。三福是自力、雜善，必須迴向，轉趣佛願，方得往生；念佛乃佛力、專修，雖不迴向，自然乘佛願力往生。故釋尊開說三福，為引導福善行人（上中六品）歸入專修念佛，而為無福惡人（下三品）直說念佛。善導大師說：「上來雖說定（十三定觀）散（三福散善）二門之益，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如此，以三福為方便，念佛為真實；由方便入真實，以真實攝方便。

修三福人，未入一向專念之前，即以三福迴向求生，若不迴向即不得生；已入一向專念之後，雖行三福而不執己善，尤然一向念佛人。

問：為什麼只求往生，不求現世利益，所得現世利益反而超勝呢？

答：世間無常，無常故苦。只求往生，不求世間一切，其心完全歸投於佛；佛心最為歡喜，與佛心的感應也就最為通暢，蒙獲阿彌陀佛的加持也就最強，業障也就消除得最快。業障既消，即雖不知、不求世間種種利益，自然能得種種殊勝利益。如果只是求現世利益，不求往生，甚至怕往生，心便與佛心相隔，業障消除得就慢，所得現世利益反而微劣。

比如在黑暗的房間，一心嚮往外面的陽光，一心想出去，因而把門窗都全部打開，這樣即使暫時有事，還呆在房間沒有出去，但屋子也是明亮的；如果只想呆在房間裏，不想出去，門窗半開半不開，甚至怕光太強，而用窗簾擋一擋，屋子裏自然也就不夠明亮了。

問：很多人汽車洋房地生活得很快樂，顯然是社會發展的即得利益者。勸他們厭離娑婆，豈不是不合邏輯？是不是阿彌陀佛偏重於社會底層的人？

答：合乎邏輯。因為人生無常，人生是苦！豬貪草食之樂，遂遭殺戮之苦；人貪五欲之樂，而招輪迴之報。愚者迷不知返，智者早求厭離。從人來看，有所謂社會高層、低層；彌陀來看，都是一層——苦惱造罪凡夫。

佛心平等，不加揀擇，任何人都可以認為「彌陀最偏愛於我」：

富貴人當想：「我貪樂富貴，極樂淨土純樂無苦，彌陀豈非為我！」

窮苦人當想：「我窮苦難堪，最望救拔。彌陀慈悲，拔苦與樂，極樂豈非為我！」

問：如果阿彌陀佛能把病治好再接引往生，不是更好嗎？不然讓人覺得多少有點缺憾。

答：這些都是以凡情測佛智。說來說去，都是我們太看重這個色身、以此為真的緣故。佛說生、老、病、死苦，人生本來就是缺憾的。病治好了就沒有缺憾了嗎？病好了還想能長壽，長壽了還要能富貴，富貴了還想子孫都發達……何時是盡頭呢？到哪一步才算沒有缺憾呢？

在這裏，整個世界都是缺憾的。所以阿彌陀佛才讓我們往生成佛，那才是真正圓滿、沒有缺憾啊！至於各人何時往生，在何種因緣下往生，都有切合每個人最恰當的安排。🌸



版畫 / 邱忠均

念佛法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理機雙契，不可思議。

《大集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

（印光大師法語）

西夏國阿彌陀佛 接引圖欣賞

文／佛昀

在中國，阿彌陀佛可說是與我們這個世界緣最深、最近的佛，可謂無人不曉，不管信不信佛，人們都會不自覺地從口中念出一句「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形象也因此常為人熟知，而阿彌陀佛像中，流傳最廣的要數阿彌陀佛接引像。

阿彌陀佛接引像是描繪往生之人命終之時，被阿彌陀佛接引至西方極樂淨土的場景。眾生往生之後，不僅永脫輪迴之苦，永享極樂諸樂，而且疾速成佛。常見的阿彌陀佛接引圖，有單尊阿彌陀佛垂手佇立像，有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西方三聖像，也有阿彌陀佛攜極樂世界諸聖眾一齊接引像。

歷史上，阿彌陀佛接引像，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造像風格，今天主要向大家介紹西夏時期的幾幅接引像。

西夏是中國歷史上由党項人於西元1038年至1227年間在我國西部建立的一個古國。西元1038年，李元昊建國時以夏為國號，稱「大夏」。因其在西方，宋人稱之為「西夏」。1038年，西夏立國時，疆域範圍在今寧夏、甘肅西北部、青海東北部、內蒙古以及陝西北部地區。

歷史上，西夏歷代諸王均崇信佛教。彼時西夏國境內，全民信佛，寺院林立，法事不息。而西夏的佛教藝術由於受到西夏政府和社會的提倡和重視，不僅能得到較多人力、財力、物力的支援，而且藝術品的創作者均有虔誠的佛教信仰。這樣，就使西夏佛教藝術創作中出現了許多傳世精品，尤其是在繪畫藝術方面，西夏有很多留存於世的壁畫、版畫、卷軸畫、岩畫。



圖一

1909年，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黑水城出土了3幅西夏時期（1032-1227年）阿彌陀佛接引圖，畫面華麗莊嚴，引人入勝。反映出西夏文化獨有的內涵和特點，表現了明顯的地方和民族的特色。也可由此推知，當時的淨土信仰在西夏國流布甚廣，普行於世。

第一幅圖（圖一），圖中阿彌陀佛現佛三十二相中諸多莊嚴：頂上肉髻相，頂上有紺青低平肉髻；眉間白毫相，兩眉間有白毫，右旋，放光，又稱毫光、眉間光；目紺青色相，眼睛紺青，如青蓮花；手指細長相；手足柔軟相；垂手過膝相；七處隆滿相，指兩手、兩足、兩肩、頸項等七處的肉都豐滿、柔軟；身形端直相；兩頰隆滿相，等等。

佛著紅色袈裟，偏衫輕薄貼體，有綠色頭光。胸前有卐字。雙手掌心都有法輪印；左手姆指與無名指相撚，作說法印，又稱轉法輪印；右手施與願印，表示能滿眾生所有願。雙足各踏一朵青蓮。觀音、勢至二菩薩合捧金蓮，齊來迎接往生人。觀音菩薩冠上飾化佛，大勢至菩薩冠上為寶瓶。

畫面左下角繪一身形比例微小的僧人，在樹下合十而坐，寂然而逝。此時，僧人已為阿彌陀佛眉間毫光攝取，神識化作一童子形象，乘祥雲從頂上而出，進入阿彌陀佛的光中，立於金蓮旁，表現僧人將至西方淨土蓮花化生。

第二幅圖（圖二），畫右半部繪阿彌陀佛，左半部觀音菩薩與大勢至菩薩身軀較小，主次關係明顯，三者皆立於赤、青、綠、黃的渦捲彩雲上。阿彌陀佛作接引狀，有綠色頭光及紅色舉身光，身著雙領下垂式袈裟，雙足各踏青、紅蓮。觀音菩薩側立，寶冠上有化佛，頭光為白色，足踏青蓮；大勢至菩薩寶冠上飾寶瓶，頭光為青色。

二菩薩手捧金色蓮台，作勢迎接圖左下角的往生男子，男子的髮型、服裝為西夏黨項族特有。男子為阿彌陀佛毫光攝取，從頭頂升起，化為騰雲的童子，進入阿彌陀佛的光中，跪於金蓮旁，象徵著往生淨土。

背景以紅色為底，上方繪天宮樓閣及蓮花、笛、鼓、琵琶等樂器，表現出西方淨土世界的莊嚴。此幅作品強調西方淨土三尊與被接引者的關係，設色鮮豔，線條流暢，服飾容貌無不精心描繪。



圖二

第三幅畫（圖三）中，阿彌陀佛足踏雙蓮，左手施說法印，右手作與願印，眉間白毫宛轉射出一道白光照覆往生者，表現佛接引之勢。頂上華蓋以白雲包覆，綴飾搖曳。往生者為一對夫妻，男者持長柄香爐，髮型是遵照西夏景宗李元昊（1032-1048在位）發佈的禿髮令之樣式而繪；女者雙手合十，髮髻高綰。從服飾來看，二者極有可能為貴族佛教信仰者。

佛輪廓以紅色線勾描，膚色原先塗有金泥，現金泥多已脫落。紅色袈裟可見金泥描繪的蓮花紋，下擺則繪有寶相花紋。全圖洋溢著寧靜莊嚴的氣氛，畫風洗練，表現出宋代（960-1279年）的繪畫風格。

阿彌陀佛接引念佛眾生，這有什麼經典來源和依據呢？

在《無量壽經》中，阿彌陀佛發願說：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發菩提心，修諸功德，至心發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假令不與大眾圍繞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

《佛說阿彌陀經》裏說：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觀經》九品往生章中，更是以大量篇幅描繪了彌陀接引往生人的場景。

正由以上釋迦佛在三經中開顯的淨土法門，才使得我們瞭解到，原來法界中有這樣一尊光明接引的佛，慈悲救度的佛——佛中之王、光中極尊的阿彌陀佛。

一般的佛像多呈現結跏趺坐像，唯獨阿彌陀佛像多為立像，這其中有何緣由呢？善導大師曾在《觀經疏》中自設問答道：

問曰：佛德尊高，不可輒然輕舉，既能不捨本願，來應大悲者，何故不端坐而赴機也？

答曰：此明如來別有密意。但以娑婆苦界，雜惡同居；八苦相燒，動成違返；詐親含笑，六賊常隨；三惡火坑，臨臨欲入。若不舉足以救迷，業繫之牢何由得免？為斯義故，立撮即行，不及端坐以赴機也。



圖三

意思是說，諸佛都有無上之德，世出世間最為尊貴；阿彌陀佛發願來救度眾生，為何不現從容安詳的端坐像呢？那是因為祂見到娑婆世界眾生為諸苦所迫，而且在業力的驅使下，都無一倖免地被牽向三惡道。阿彌陀佛悲心所見，哪裡還能端坐不動，此時唯有急切趕赴苦界，「立撮即行」，來到眾生面前，施以接引之手，接往祂的極樂淨土。故而阿彌陀佛的站立像，淋漓盡致地顯示了其救度眾生出三界火宅之急迫，如同救援隊需第一時間趕赴重災區一般。佛這樣的姿態，給予我們臨臨入於地獄的眾生莫大的安慰！

阿彌陀佛又稱無量光佛。光明代表佛的智慧，而阿彌陀佛的光很特殊——它專門攝取念佛之人往生極樂。《觀經》中說：

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在這三幅接引圖中，都表現阿彌陀佛眉間放出毫光攝護念佛之人：此光護佑念佛之人臨終不受邪魔擾亂，保持正念；繼而攝取其往生極樂成佛。所以，我們念佛之人，可以說時時都在阿彌陀佛光明的護佑中。這種光明非肉眼可見，乃是心光——內心與佛心相融。

念佛之人，一面隨緣過著凡夫的生活，卻已得到了必定成佛的身份，內心永恆地沐浴在無量光明之中。🌸

我們能不能預知自己的死亡？（摘錄）

文／釋慧開（南華大學副校長、佛光大學佛教學院院長）

世間很多事情都是我們無法掌控的，尤其是生、老、病、死，我們怎麼可能事先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死？

口渴了就要喝水，肚子餓了就要吃飯，累了就該休息，睏了就該睡覺。渴來喝水，飢來喫飯，睏來眠，就表示您自己的身體內在，發出了「渴了、餓了、睏了」等等的訊息，您覺察到了，然後有所回應。

我們自己快要死的時候，身體也會發出一種訊息。

「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如果平日沒有充分的養成功夫，事到臨頭確實是來不及交代和準備的。

我們在平時就應該要練習覺察自己身體內在的訊息，不過這些訊息是有粗、細、強、弱、輕、重等等不同的層次與差別。比如像是口渴了、肚子餓了等等，這些都是很強烈的直接表層訊息，在正常的情況下，每個人都能立刻感覺得到。但是像快要感

冒、生病了，身體發出的訊息就比較微細了，多數人往往察覺不到，所以也就不知道要如何防護。

除了生理上發出的訊息，心理上的起心動念，比如說喜怒哀樂等情緒的起伏波動，也是一樣道理。例如遇到令人氣憤乃至動怒的情境，一般人往往情緒激動，怒氣一發不可收拾，臉紅脖子粗，接著就失言又失態，事後卻又追悔莫及。而觀照功夫好而且定力夠的人，在遇到同樣的境界現前的時候，可能根本就不會起瞋恨心，或者在動念之初，就能即刻覺察而轉念化解。

癌症跟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大環境的汙染有密切的關係，因素非常錯綜複雜，暫且不談。至於老化和死亡，雖然無法「防止」，卻絕對可以預作準備與因應，但是一定要趁早，錯過時機就困難了，萬一拖到事到臨頭那就遺憾了。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而且「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就是因為世事無常多變，才更需要「事先規畫」呀！表面上看來，個人的「老、病、死」這些事情，自己似乎無法預期，也談不上什麼事先規畫，但絕對可以預作準備及因應。

我們的身體是物質的結構，本來就有相應的使用年限，遲早會有衰老報廢的一天

「預知時至」不是「佛教」的專利，也不是「佛教徒」的專利，甚至於不是「人類」的專利，因為連自然界的動物——例如大象——都能預知時至。大象到了老年而且大限將近的時候，能夠預知自己將要離開世間，便會主動脫離象群，獨自走到樹林的深處一個神秘的地方——大象的墓園，靜靜地等待死亡的來臨。

這是大地眾生生命原本自然的歷程和反應，您不要固執地是把大象標籤為低於人類的「動物」或「畜牲」，他們也是有七情六慾、有靈性的「有情眾生」，而且他們的生命比起現代人類更貼近大自然，所以他們面對生、老、病、死的反應，也遠比我們人類更為自然，「預知時至」不過是生命自然反應之中的一環而已，並不特別稀奇。

我們人類的生命，如果也能夠貼近大自然的話，當我們面對生、老、病、死時的反應，也就能和大象一樣地自然了。

我們人類就是因為脫離大自然太久了，而且隨著近代科技文明的進步，所以我們的日常生活與整體生命也就愈來愈機械化與非人性化，絕大多數現代人的生命已經喪失了自然反應的本能，讓「生、老、病、死」原本自然的過程蒙上一層非人性化的恐怖陰影。

我們並不需要和大象一樣回到叢林中去生活，人類畢竟是萬物之靈，我們可以透過「自我覺察」的觀照功夫，傾聽自己身體內在的訊息，喚醒生命中的內在自然反應，還有最重要的是——不要抗拒死亡，而願意接受死亡，我們一樣可以有「預知時至」的能力。

比起大象，我們人類還有更上一層樓的功夫。進一步地分析，「預知時至」還有兩個層次，一是消極的「預知時至」，二是積極的「預知時至」。

消極的「預知時至」，目的在於「善終」，不但可以消除面對死亡的焦慮，而且可以正面迎接死亡的來臨，但是對於「死後生命的去向及出

路」問題，則不一定獲得解決。雖然從佛教的觀點來看，能夠「預知時至」的人，死後的去處不會太差，但是如果沒有預先規畫及充分準備的話，風險仍然很大。

「死亡」只是肉體的生物機能停擺，「生命」仍然繼續向前投射，所以死後的生命會去哪裡？就成了一大問題。如果沒有事先規畫及充分準備，很可能就隨波逐流地去了自己不想去的地方，就像有一部電影的片名「上錯天堂投錯胎」，所以說「風險」很大。

所以我們需要提升到積極的「預知時至」這一個層次，目的則不僅是在於消極的「善終」，而是在於積極的「預約往生」，「發願往生佛國淨土」。

「預知時至」不是佛教的專利，「預約往生」也不是佛教的專利，而可以說是所有宗教靈修的終極目標之一，佛教只是特別點出它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而已。從佛教的觀點而論，修持工夫成熟的人，在臨命終前，能夠自知時至，心不貪戀，意不顛倒，身無病苦，心無罣礙，如入禪定，正念現前，安然往生到他心願中的淨土世界。

「各人生死各人了，各人吃飯各

人飽。」我個人則是發願往生彌陀淨土。

（轉載自《人間福報》）

我可以平靜地死去嗎？

文／劉克襄

阿嬤九十五歲了。大約十年前，她的世界便是房間到客廳十公尺左右的距離。但身體硬朗，皮膚保養良好，從未到醫院看病。

去年五月時，她開始躺在自己的床上，不吃不喝。一個星期後，家人雖有些憂心，但平靜看待此事。人難免老死，內人和我討論再三，理性地揣測著，一個人的生命盡頭，若是能已知身體的衰微，逐漸平和安祥地離開，未嘗不是件好事。

兩個星期過去，阿嬤仍處於昏睡，手腳逐漸發黑。到底要讓她繼續躺在床上，還是趕緊送到醫院？家人出現了痛苦的掙扎和爭議。若果問老人家，相信這輩子從不吃西藥的她，一定拒絕子孫送她赴診。但讓老人家一直躺著，彷彿不聞不問，其它親友將如何看待此事呢？隨著時日的緊迫，家人為求心安，不得不按社會之常情，把阿嬤送到附近醫院的加護病房。

此後，一連串我們在加護病房所目睹的必然情形，在阿嬤的身上也

上演了。不斷抽血體檢、插管打藥等等，以及接下來的聘用看護和醫療保險之類，家人焦頭爛額地處理這些臨時突發的種種陌生狀況。

進入醫院後，我們清楚看到，現今的醫療技術延續了阿嬤的生命，自己也減輕了不少照顧長輩的壓力。但阿嬤顯然是不快樂的，她反覆趁護士和看護不注意時，再三想拔管，直嚷著要回家。但醫師基於救人職責，不可能貿然答應病患的要求。這一拖延死亡，讓家屬陷入另一個更大的痛苦。完全沒有醫療知識的我們，必須在救治與保護阿嬤之間做一抉擇。

或許，我們是幸運的。

阿嬤住院時日不長，一個月後便安寧。等喪事辦完，家人心情平息，方能再理性地討論。我們深深感覺，關於死亡這門知識，以及良善的法律條文，台灣都明顯地欠缺。當阿嬤不吃不喝，或許她的身體已經預知了死亡的到來。九十五高齡的人當然無法講明此事，我們卻也無法看清，更害怕周遭親友的責難。

可憐，阿嬤在人生的最後關頭，竟無法自在地面對命運，被迫前往了最不想去的地方。每個人都會面臨生死，在台灣像我阿嬤這樣往生的情形，或者更糟狀態的，一定不知凡幾。相信在世的親友，想必也有面對這樣醫療照顧的打擊，以及心靈煎熬。

死亡學，一個愈來愈重要的人

生必經之議題，我們過去卻從未上這堂必修課，繼續以缺乏人性的醫療診斷，以及過時的法律條文搪塞。

這樣還要持續多久？還要繼續愚昧下去，一直到自己也如此走向生命的盡頭？

我們能否因為更認識死亡，此後可以繼續安心地活著？

（轉載自「天下獨立評論」）



你，準備好了嗎？

文／釋賢書

我的姐夫老趙，四十歲那年，大年三十，我們一起吃飯，談論來年的事情，對未來的生活做了很多規劃。那時候，他跟我姐剛結婚一年，剛有了一個女兒，四個月大，倆人都是二婚，一切都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你能想像在那個新年裡，幾個中年人對未來的憧憬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嚮往。

當夜，用餐完畢，我送他們回家，路上又談了很多。

第二天一早，接到電話，說他下床時摔了一跤，很危險。等我趕到的時候，救護車也在樓下，大家手忙腳亂地把他從樓上抬上救護車的時候，一名中年大夫翻了翻他的眼皮，說：「這是腦溢血，病人最多只能再活四天。」

其實，這才是真正的生活。

當然，這個理解是後來才產生的，當時的狀態是不能相信，這怎麼可能，昨天還好好的，今天怎麼就會死呢？可是，經過四天四夜的掙扎，老趙就在重症監護室，在我的面前，

死了。

當時，醫生熟練地走進來，用手電照了照老趙的瞳孔，觀察了一下，回過頭來，正式向我宣佈：病人已經死亡。

我的本來就多病的老爹在聽說他住院的消息時，就垮了，也住進了醫院，一個在四樓，一個在二樓。

老趙死了，我老爹沒死，心臟和肺部的疾病被控制住之後，但是尿不出來了。這時候，我才知道，活人是可以被尿憋死的。醫院採取的辦法是在尿道裡插一根膠皮管子，把尿引出來，終端是一個尿袋。我爹就把尿袋揣在褲兜裡，不用費勁尿了，直接從管子裡流到褲兜裡的尿袋裡。

把老趙火化了之後，我把我老爹送進了一個專門治尿不出來的病的專科醫院，做了一場成功的手術，好了。從醫院再接出來的時候，已經是春天了。

但是，後來，幾年以後，我老爹，還是死了。

再往後，就該輪到我了。或者，

早晚也會輪到我。我曾經想活到九十歲，但，這是一廂情願，看我姐夫四十歲整那年，他是多麼不想死啊，但，沒辦法，他死得也很可憐。大家都沒有應付死亡的宗教經驗，按照醫院的要求，宣佈完死亡之後，就給他換上一套很滑稽的舊社會地主的裝束，然後送進一個大冰櫃，凍了起來。

兩天以後，他的反目成仇的前妻竟然挨家挨戶打聽最近誰家死了人，神奇地找到這個冰冷的抽屜，拉開抽屜，咬牙切齒地對老趙的遺容說：「老趙啊，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從此，我們的恩怨一筆勾銷。」

所以，老趙一直是我念死無常的影像。陪伴他走過的四天死亡之路，徹底顛覆了我過去的死亡觀念，也對現有的醫學對死亡認識之少有了確切的體會。

四天中，老趙從未醒來過，也沒有留下一句話，這樣就給後面處理他的家事帶來了極大的麻煩，前妻、現妻、孩子、保險、營業執照、朋友、欠款、房屋按揭、商業夥伴以及好幾個家庭的分歧和爭執，真是比較麻煩。

在這四天裡，大夫說老趙是深度昏迷，從醫學上講沒有任何知覺，按

照這個理論，就在他的後腦上打了一個洞，插進管子，往外放淤血。由於病人不能自己清理喉管裡的痰，會造成窒息死亡，於是就要在他的喉嚨裡插一根管子，用專門的吸痰器吸痰。整個病房裡都是這種疾病的人，治療方法都一樣。

可是老趙不肯張嘴讓別人插管子，經驗豐富的大夫就用一把特製的不銹鋼鉗子嘎吱吱地硬撬開老趙的嘴，把管子插了進去，老趙的嘴再硬也硬不過鋼鉗子啊。這時候，我意識到，人此時有知覺的話，他所承受的痛苦是畜生挨宰時的痛苦。

隨著我對老趙的觀察，我確信，他有知覺，並非大夫說的什麼都不知道。四天中，老趙的兩隻手有明顯的動作，他要摘掉身上的管子和輸液的針，可能那些東西令他很痛苦。我告訴大夫這個情況後，大夫堅定地說，他沒有知覺，沒有痛苦，讓我把他的手用毛巾捆在病床上。

現在很後悔，應該向老趙懺悔，我真的就遵醫囑，那樣幹了。當我死死地把老趙的兩隻手用軟毛巾捆住的時候，老趙竟然自己用手指頭彎過來，解開了打著死結的毛巾疙瘩。而且，老趙想坐起來，使勁地想坐起來，但每次都失敗了，有一次幾乎都

要坐到九十度了，但最後，還是又重重地躺下了。

我相信，那四天裡，老趙的生命意識是在兩個境界裡來回拉鋸，他實在放不下這個世界的人和事，但是，終結的生命迫使他離開。

只是，他沒有任何的宗教訓練，之前，他只是去過寺廟燒燒香，而我也從沒有面對死亡的經驗。這個時候，如果有人給他念佛，想必對他一定有幫助。但是，他的命很苦，除了當時我的前妻在耳邊給他念了觀世音菩薩以外，就沒有別的了。

關鍵，他自己沒有這個意識，如果四天裡，他的意識能夠提得起佛號或者菩薩的名號，結果可能就不一樣了。

我確信他有知覺和意識，只是喪失了語言和行為能力，因為在最後一天，我在他的耳邊說：「你放心，你的女兒我會好好照顧她。」老趙扭過頭來，面對著我，開始流眼淚，只是他就是睜不開眼而已。

這一段生活經驗，對我出家後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道場中所有的訓練，本質上都和我們面對死亡時的能力和經驗有關。我不知道死亡到來的時候，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我會遭遇什麼樣的境界，但是我相信，在

那一刻，要提起正念，要提得起佛菩薩，內心要有足夠的力量去超越死亡本身。

所有的這一切，都不是天上憑空掉下來的，要在平時的訓練中積累，就像體育鍛煉那樣鍛煉我們的肌肉和耐力，我們的心、意識，也要不斷地訓練。比如聞板即起，盡量少睡眠，不要輕易向疾病屈服，小病一定要扛過去，身體不能嬌氣，吃得起苦，行得起道，要能夠駕馭它，而不是讓它來駕馭我，等等。

死亡，隨時會到來。不僅僅是我倒霉的姐夫，還有我的老爹，他們死了，接著就會是我。

我爹死的時候比老趙幸運，之前，我們爺倆做了很多死亡的心理準備和宗教訓練，皈依，誦經，念佛，做功德，等等。

我老爹死的時候，沒有痛苦，當下就過去了，然後兒女為他念佛，他的遺容很安詳。當地人都說，從未見過這樣安詳的人。入殮師也說，他幹了大半輩子入殮工作，只有我老爹和另外一個居士死得如此乾淨。

家門前的一棵蠟梅樹忽然逆季節開放，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骨灰我仔細地看了，沒發現我期

待的瑞相，但是看到了一些雪白的如珊瑚一樣的東西，不敢說是什麼，可能就是正常的人的骨質吧。我不敢奢望有瑞相，因為我父親念佛不精進，據我母親說，他念佛是為了哄我開心，我在的時候他就念，我不在的時候，他也不怎麼念。

父親臨走的前幾天，所有的身後事自己都處理得很清楚，存摺、密碼、證券、證件等等都一一打理好。死亡到來的前幾天，他自己去看望了所有的老領導，老同事。

我們沒有任何障礙地辦好了他的後事。

鄰居們都很讚歎我父親，他們從未見過這麼好死的人，紛紛表示也要信佛。父親生前，我曾和他約定，無論他去了哪裡，拜託他給我托個夢，後來的日子裡，也依稀地夢見過他，但都不清晰。

出家後，每次寫牌位，我都會給老趙和我老爹寫，希望能夠利益到他們，盡到一個親人的本分，一個出家人的本分。

在他們的死亡過程中，確實還有一些現有的科學經驗和生活經驗難以解釋的事情。特別是我父親的經歷，但是，通過在道場的學習，漸漸就不覺得奇怪了。我確定，生命是不斷輪

迴的。而命運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而且，我相信死亡隨時會出現。可能是寫這篇文章期間就掛了，可能是明天，可能下個月，可能是後天，可能是明年，可能是我九十歲的某一天。

佛陀的教誨是，死亡就在我們的呼吸之間。

是啊，一口氣上不來，就翹辮子了。想起死亡，所有的那些恩怨、煩惱、財產、作品，全都是泡沫，不值一提。

出家人，不怕死，但是，說老實話，我還是想晚一點死，因為，我還沒有充分準備好。所以，要精進，要努力。不僅是為我自己的死亡做準備，也為眾多親人的死亡做準備。人不能渾渾噩噩地過掉自己的一生，絕不能如一片落葉一樣，隨風而去，確實應該為死亡做好準備。

親人啊，我們都準備好了嗎？

（轉載自「龍泉寺·沙彌日誌（23）」）

佛心愛語

文／釋淨宗

一、佛法說愛

（一）自愛為本

於南傳之《法句經》二一二偈中有言：「從愛生憂患，從愛生怖畏；離愛無憂患，何處有怖畏？」繼於同偈之中，又從「愛」轉變，而依次列出親愛、欲樂、愛欲、渴愛四種。

所謂愛，乃指對與自己有親族血緣關係之情愛而言。

所謂親愛，乃對他人之友情。

所謂欲樂，則是對某一特定人物之愛情。

所謂愛欲，專指建立於性關係之情愛。

所謂渴愛，指因過分執著、以致於癡病之愛情。

此五階段皆屬人類之愛。其本質皆以自愛為前提；由自愛出發而至性愛；更甚者，以自愛為主而形成變態情愛，乃至於渴愛。此中層次逐漸加深，而未曾更變其形態。渴愛乃人類之愛的本體，由此種愛乃產生苦惱，更由此苦惱而生悲，悲之原意即為痛苦。

（二）慈悲大愛

人類不僅能感受自己之痛苦，亦能感受他人之苦惱。若對所有苦惱之人，皆以親切、友情待之，則可稱為慈；而慈乃由「友」演變而來者，其意即含深刻之友情，故慈悲實為愛之代名詞。

慈悲之極致為無緣大慈，意指吾人於毫無條件、毫無意識下，而能予任何人幸福。此亦稱大愛，為佛教待人態度之最高表現。（《雜阿毗曇心論》卷八、《瑜伽師地論》卷九十三、《成唯識論述記》卷八）

（三）不染污愛

即以不染污心，愛樂法或愛師長之謂。《大毗婆沙論》卷二十九謂：「愛有二種，染污謂貪，不染污謂信。」《俱舍論》卷四（大二九·二一上）：「愛謂愛樂，體即是信。然愛有二，一有染污，二無染污。有染謂貪，如愛妻子等；無染謂信，如愛師長等。」此明不染污之愛，其體是信。（北本《大般涅槃經》卷十六、《順正理論》卷十一、《成唯識論》卷六）

二、愛與情

愛是仁愛、慈愛，情是情執、情欲。

愛是昇華的力量，情是墮落的根源。

愛是佛，情是魔。

愛是靈，情是肉。

愛無私，情自私。

愛永恆，情短暫。

愛以奉獻為快樂，情以佔有為滿足。

愛是平和，情是波動。

愛是清淨，情是染污。

愛是光明，情是陰暗。

愛是幸福，情是痛苦。

愛是解脫，情是纏縛。

愛做主，自利利他；情做主，自害害人。

三、愛不容易

情是洶湧的大海，愛是海底深處的神珠。要想獲得神珠，必須戰勝大海，但很少人不葬身魚腹。

情是盤踞洞穴的毒龍，愛是毒龍頂上的額珠。要想得到龍珠，必須降服毒龍，但很少人不被毒龍所吞。

四、愛的短語

愛很好，情不好。

情惹是生非，卻讓愛來背黑鍋。

愛接近真理，達於真理。

擁有愛的人，擁有真理；明悟真理的人，懂得愛。

真愛平等、平和、平靜、平淡、平常、平安。

即使我們不能給被愛的人任何現實的幫助，但至少有一顆愛心。空空的愛心，有用嗎？那在於你怎麼看。

要感恩那讓我們愛的，他讓我們保持一顆不滅的愛心。

心中無愛，如嚴冬屋中沒有暖氣。而所愛的人，就是煤，我們不過用愛火來點燃而已。如果沒有所愛的人，就沒有了煤。

愛無法拒絕，也不需要同意，如虛空。

物化精，精化氣，氣化神，神還虛，虛合道。愛是道，最虛最靈，無形無相。切忌將愛物化，雖然愛不拒物。

愛不需要太多的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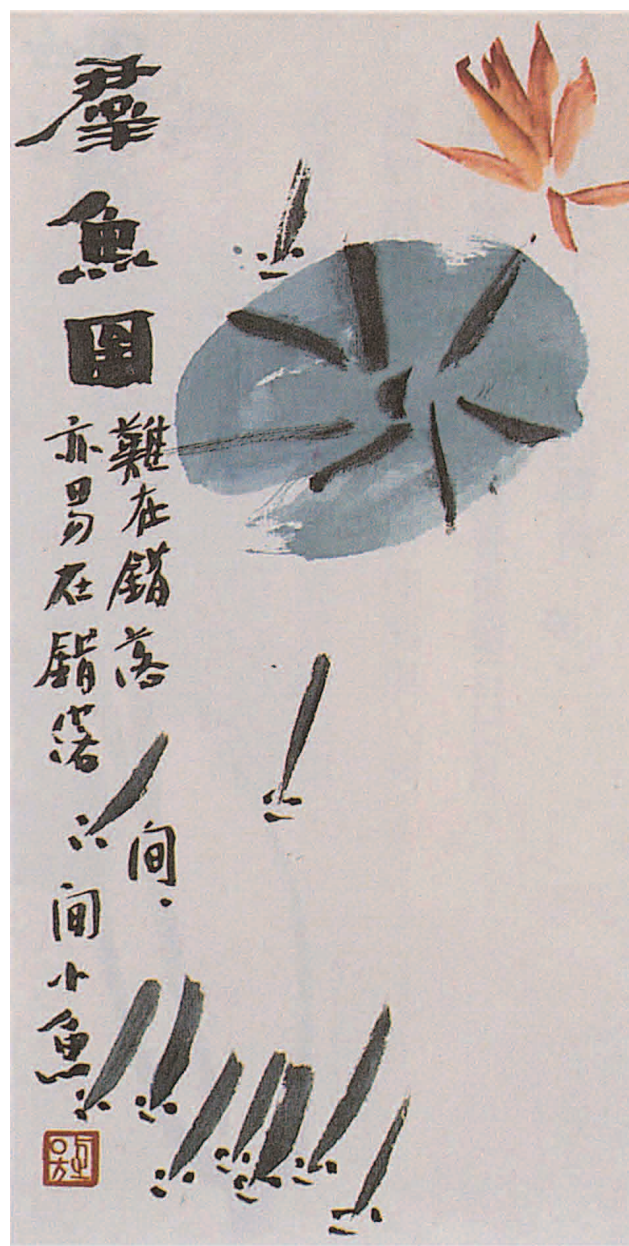
愛的交流，通暢無礙。

心與心，不需要媒介。

摒棄物質，摒棄身體，摒棄語言，摒棄情緒，讓心單純。

單純的心，即是愛心。

愛同質、相吸、無間，與單純的心自然合一。



圖文／小魚

難在錯落間，亦易在錯落間

大愛無言，天地默而生萬物。

向佛訴說一千句，佛連一句也不回答，但憂傷的心卻舒緩了。

阿彌陀佛，愛的宗教，以愛為宗，以愛為教。

阿彌陀佛，是愛的呼喚；念佛法門，是愛的法門。

心中有佛，世界充滿愛。

彌陀的愛如虛空，我們的心能承受多少呢？不過如器具、房屋，各隨其量，切割自己的一份。

是阿彌陀佛無限的愛心力量，把我們吸引到淨土。

愛一個人，要把他愛到淨土。

愛若能離苦，此愛有利益；愛若不離苦，此愛無利益。

願汝能念佛，願汝生淨土；願汝得安樂，願汝得離苦。

並非想愛，願意愛，就會愛，甚至就是愛。

父母沒有說不愛孩子的；但我們常常會看到，少年被父母的「愛」逼得要麼自殺，要麼殺了父母。熱戀中的人，認為自己愛對方要瘋了，但卻演出許多情殺。雖然這些是極端的例子，卻讓人寒心，讓人思考——到底什麼是愛？

上面所說的愛，就是因為有太多

的情障。情其實是自私的，而愛是無私的。雖然它們的本質完全不同，但情與愛，人們往往分不清，把情當作愛，再也沒有情與愛之間更讓人魚目混珠的了。

愛必須突破情障。沒有智慧勘破情的迷霧，愛只會讓人痛苦。但要突破情，談何容易：首先是自己這一關過不去，會被自己的情所迷；其次，被愛的人也未必能理解、接受。所以愛需要勇氣，甚至孤獨與不解。但愛的力量，在於無論如何孤獨，也不會覺得孤獨，因為愛自身是圓滿的，是生命的本體。

愛有時只是一份祝福，一份時時會牽動的掛礙。大約如夜晚天空中遙遠而黯淡的小星，它在你的頭頂，對你有什麼作用嗎？一點也沒有，一點也感受不到；不過，它卻從來沒有間斷它的關注，如此而已。

我能為我所愛的人做什麼嗎？什麼也做不了。所以我要把他們都托給阿彌陀佛。人生是苦的；真愛一個人，就是為他念佛，勸他念佛。並不是以念佛來否定人生其餘的價值，而是念佛可以莊嚴人生，給人生以真正的價值與意義。可以斷然地說，不念佛是沒有前途的，沒有究竟的意義——轉眼成空，歸向何處？

聾聞佛聲

文／聶雲臺

惲鐵樵君為中醫革新派之前輩。南洋公學畢業後，曾任湖南優級師範英文教授，後充商務印書館編輯，研究醫學，尤精於仲景《傷寒論》治療頗著良效。因讀予之文字，通訊來訪，遂成契友。然對於予之勸人學佛，殊不謂然，屢函辯論。

二十三年秋，予贈以《淨土聖賢錄》一冊，後來函云：「初讀一遍，仍舊不信；繼自思不信之故，殆由我見執著，何妨信以為真，遂再讀兩遍，心頗悅豫。」旋又讀予所贈《地藏本願經》十餘日，不懷疑耳。

忽於農曆九月觀音誕日晨四時，聞磬一聲，繼以念佛，字字清晰。然惲君耳聾十數年矣，雖耳邊大叫，不能聞聲；今聞念佛之聲，連續數十句，其音勝妙，生平所未聞。初疑係其夫人念課，而尚在旁床未起，驚詫之餘，不覺全身顫抖。次早四時，聞聲如故，遂隨之而念佛。其日下午坐樓下，聞聲如前，皆先磬一聲，後念佛號。

一日食蟹，而次晨佛聲不作，乃默禱云：「願此後終身不食蟹。」隨念「南無地藏王菩薩」七聲，磬聲旋作，佛聲隨之，繼續半年餘，日日聞聲不輟。初自以為大小腦之病態，然不聞他種聲，故知為地藏菩薩靈感，導之令其念佛。

二十四年三月遣人送來二百元，託予代印《地藏經》，囑予序述其事，以報佛恩。當時曾屢以書來，自述其異。

其夏六月，先生逝世，惲夫人及公子述逝時情形，實錄如下：先生逝之前三四日，自言將去，吩咐後事，甚清明；又命家人勿哭，須人人幫同念佛。逝之晨，忽昂首有所視，告家人言：「汝等見此大賬簿否？」家人問：「賬簿寫何物？」又翹首注視，良久

答言：「所寫甚多，字看不清。」後又言：「我乃往善處，汝等勿悲。」又言：「我已能知過去未來事。」家人請其略說，答云：「不可說，汝等但加緊念佛。」自亦念佛不停。氣將絕時，已不能出聲，口唇仍繼續動，蓋仍在念佛也，決為往生淨土云。

謹按先生前為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編輯，文字中每有譏諷佛法者，至於閒談隨意訕笑謗佛，尤為常事。其夫人念佛已有十數年，先生輒指以告友人云：「渠欲生西方，我則將生東方。」此蓋自命開明而輕笑佛教徒為迷信者之常態也。然以夙世善根因緣，因文字與予相契，終得聞佛法而受其實益，蒙菩薩垂慈接引，以極聾之耳，日日聞佛號，使彼於所最反對之念佛往生法門，不得不起信仰。且數月佛聲不斷，使之不得不感覺鬼神及佛菩薩之常在左右而生畏懼，因而至誠懺悔，夙業潛消。其所見大賬簿，即一生善惡等業也。此賬簿初不待他人書之，吾人一動心念，即已自著筆於其上。賬簿上，吾心之影也，乃至天堂、地獄，亦皆唯心所變現。罪苦刑罰，淨土極樂，一一皆自業所感也。當生死關頭，為一生善惡業之發現。常人當此，大抵神志昏亂，不能自主。況加痰風喘搐，雖欲矯強作態，勉為鎮定，而不可得。唯精修淨業者，逝時身心泰然，雖有重病，此時不感痛苦，故能從容念佛，不為俗累業緣之所障礙。二十四年六月廿九日，聶雲臺記。

上稿原刊入《地藏經》之後者，當時予輒以一聯，漏未附入，茲補錄如後。聯云：「千載傷寒紛聚訟，仲景殆所痛心，大著今傳，群疑應釋。」「十年爆竹不聞聲，彌陀忽然入耳，一蒙得悟，眾聾皆聰。」上聯敘先生傷寒學著作，下聯敘此事頗切當。庚寅夏聶雲臺補誌。

——摘錄於《地藏菩薩靈感記選》

編者按：

1.由此文略可知曉，地藏王菩薩雖發弘誓大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然徹底救度眾生之道，仍不離念佛。地獄雖空，尚不離

三界，仍受流轉；須待彌陀超世願力拔除生死之根。《莊嚴經》云：「輪迴諸趣眾生類，速生我剎受安樂；常運慈心拔有情，度盡阿鼻若眾生。」更何況，真正欲徹底空卻地獄，亦唯在念佛往生一途，往生必超輪迴故，往生必成佛故。

此亦正合彌陀宿昔之願：「十方諸佛，不悉咨嗟，稱我名者，不取正覺。」十方佛如是，十方菩薩寧不如是哉？菩薩觀察眾生解脫緣熟，定當促其念佛往生之緣。

2. 惲鐵樵(1878-1935年)：中國醫學家，江蘇武進人。1912年主編《小說月報》，曾風靡一時。後因長子病故，發憤學醫，曾就學於名醫汪蓮石。1933年辦鐵樵函授醫學事業所，受業者千餘人。是致力於溝通中西醫學，而對後世產生較大影響的一代宗師。🌸



印光大師法語 小魚書畫印

靈龜報恩

——十六年後海難中救起恩人後代

台灣基隆有一家商店，店名叫做「遇緣號」。老闆林先生做人很仁善，他們那附近的居民都是捕魚為生。有一天，漁夫們網到了一隻大烏龜，準備要殺掉、賣它的肉。林先生恰好經過，看見在人群包圍中有一隻待宰的烏龜，正抬起脖子一直對人磕頭，它的兩個眼睛都流下了眼淚，似乎求救的樣子。林老先生看了就生起側隱之心，不惜大筆的金錢，把烏龜買下來，而且請人把它送回海濱去放生。

為了擔心有人又把它抓來殺，於是就在烏龜的甲殼上刻寫了「遇緣號放生」這五個字，等於是請求後來的人都慈悲、高抬貴手，放它自由重生，不要隨便殺害它。寫好之後，他們就把烏龜放生了，好多人在海邊看到這隻大烏龜載浮載沉，向林先生再三磕頭致謝。

大家看了都很受到靈性的感動。於是就彼此約好，以後遇到這種大烏龜，就不捕、不殺、不食。這「三不食」的口號，到今天還留在他們的鄰里中。

事情隔了十六年，林先生的第二公子，考上了台北商業學校，在星期假日的時候，他就乘著輪船回家。那一次，在回程途中，逆流海面上，遇到狂風巨浪，很不幸船觸礁沉沒了。船上乘客一百多人，被大海吞沒了九十多人。當沉船的那個剎那，滿船驚叫、慘呼救命的聲音，真是震耳欲聾。

林公子雖然稍微會游泳，但是海浪太大了，他又被捲沉了，就

這樣在海中奮鬥。眼看就要命喪海底，忽然間他感覺到身體好像被一個圓桌般的大東西托起來，一看，自己是躺在烏龜的背上，再看清楚一點，烏龜的嘴巴大得像個臉盆。他嚇一跳，想必這下子一定會葬身在烏龜腹中。於是他打算翻身，再跳入水中，但是當時，人已經無力再掙扎了。

後來，不知過了多久，在翻身的時候，忽然間看見，烏龜的背上竟然寫著「遇緣號放生」五個字。他才知道，原來這是父親當年所放生的那隻烏龜。忽然間，他的心情由悲哀、恐懼轉變成無限的欣喜和安慰，原來烏龜是來救自己的。於是他抱著那隻烏龜，讓烏龜載著自己，他口中念著佛號，祈求保佑。

烏龜嫺熟快速地鼓動著四隻腳，好像划船一般，在狂風大浪中奮力托載著他向著海岸划行，還沒到岸的時候，林公子就跳躍上淺灘，再回首看，烏龜還浮在水面。林公子就向它合掌，拜謝它的救命之恩。烏龜也揚起頭，點點頭，好像還禮的樣子，而且還開口擺足，發出了聲音，好像非常歡喜慶賀的樣子，然後才轉頭遊開，岸上的居民目睹了這一幕，都趕來道賀。

在這一次的海難當中，只有十多位生還的乘客，調查起來，原來都是一些孝子、賢婦，還有平時行善佈施的人，可見上天保佑善人，而且加佑仁者的後代。

當地鄰里們知道這件事，都很感動，而且歡喜行善，本來有位星象家為林老先生算命，說他可以活到七十歲，但是林老先生活到八十八歲，而且是無疾而得到善終。當地的父老們，至今還是喜歡談論這件感人的事實，這事跡詳細地記錄在《阿彌陀行刊》七十七期。

按：

因果是一點都不差的，在茫茫大海中，烏龜怎麼會知道有海難呢？又怎麼會知道十六年前救命恩人的二公子今天落難在海中呢？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面，烏龜怎麼能夠在大海中找到他，又托載他呢？我們以人力來找，也未必能夠順利找到啊！眾生的靈性和佛性

實在不可思議！

因緣果報也不可思議！烏龜能夠知恩，又報恩，不惜在狂風大浪中，冒著危險送恩人的孩子安全回家，這種精神，人類也未必能有。是多麼值得向它致敬啊！

佛教我們要隨喜讚歎，學習一切眾生的美德。《華嚴經》說：「六道的眾生，不論是什麼種類，只要它有功德，乃至小到只像微塵那樣的小功德，我們都應該隨喜讚歎，向他們學習，一切眾生都有他的美德值得學習，禮敬還來不及怎麼忍心殺害它？」

我們看這位林老先生，當年是不忍心烏龜受苦，要救烏龜，放了烏龜重生。而十六年後，事實證明，他是救了自己的孩子，放自己的孩子重生。

（轉載自2012年4月25日鳳凰網「華人佛教」）



祥彥法師 往生記

文／釋宗道

次至吉州，僧祥彥於舟上端坐，問思託師云：「大和上睡覺否？」思託答曰：「睡未起。」彥云：「今欲死別。」思託咨和上。和上燒香，將曲几來，使彥憑幾向西方念阿彌陀佛。彥即一聲唱佛，端坐，寂然無言。和上乃喚：「彥！彥！」悲慟無數。

——《唐大和上東征傳》

1.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
2.祥彥：鑒真最得力的優秀弟子，一直追隨大師左右。

3.思託：鑒真大師的弟子。鑒真前後六次東渡日本，思託是唯一「始終六度，經逾十二年」追隨的中國僧人。著名的鑒真大師像，即是其親手塑造。

4.大和上：大和尚

5.咨：詢問。

6.將：拿。

7.曲几：小或短的桌子，類似茶几兒。古人之幾多以怪樹天生屈曲若環若帶之材製成，亦稱曲木幾。

8.憑幾：靠著小茶几。

此段文字記述了鑒真大師第五次東渡時（天寶九年，西元750年），弟子祥彥病逝時的場景。場面慘烈淒切，悲壯感人。

此時大師剛剛因長期勞累困頓而致失明；禍不單行，又遇最為心愛的弟子離去。沉重的打擊並沒有挫敗大師東渡的偉願，大師越挫越勇，越挫越堅，身止諸苦，願心不退；3年後，第六次東渡成功。

大師二十幾歲時曾在長安實際寺受戒、學習，而實際寺正是善導大師晚年住持的寺院，時間上相差不過五十幾年，純正殊勝的淨土教法，一定也深深影響了年輕的鑒真。今大師眼見弟子瀕於棄世，平素一切修行，此時絕難顯功，遂教以稱念彌陀聖號；祥彥從師之教，才一唱佛，即便往生矣。

由此亦可推知，一生弘揚律宗的鑒真大師，既然能教臨終之弟子念佛，蓋自身臨終亦當念佛往生西方淨土歟。🌸

江曹店居士往生記實

文／淨櫻

母親江曹店，台灣彰化縣員林鎮人，現年七十七歲，是傳統農業社會的家庭主婦，勤儉持家，孝順公婆，幫忙農務，育有三男二女，雖未曾上學，但對子女教育相當重視。

早年的農村並不知何謂正信佛法，母親只是依著傳統信仰，平日到廟宇拜拜。二十年前，末學幸遇佛法，即勸母戒殺、念佛、改吃三淨肉，母親雖未完全茹素，但每天早上，以及初一、十五及星期三皆長期持續吃素。

有一次父親突然上吐下瀉，看醫吃藥都不見起色，母親說是參加喪禮被「沖煞」，末學告知，只要放念佛機即可化解。果然佛力加被，父親不藥而癒。從此家中佛聲不斷，念「南無阿彌陀佛」已成為父母親的生活習慣。

隨著年齡的增長，母親喜歡了清靜，為方便禮佛，在屋旁加蓋了小平房，設一小佛堂，環境清幽，平日虔誠禮佛，從不間斷。

今年農曆過年前夕（2013年2月9

日），母親發現左腹有一大硬塊，家人帶她到醫院檢查，醫生診斷已是癌末，母親決定不住院做任何治療。末學亦於三月一日回家，陪伴她走這一段人生最艱辛的路。

看著母親瘦弱的身體遭受病魔的摧殘，心中非常不捨，除了播放上慧下淨法師的開示光碟讓其聽聞之外，末學也儘量開導，消除她心中對世間的罣礙。四月五日清明節當天，母親把所有子女叫到佛堂前，將她一生僅存的積蓄、金飾分給了我們，並交待她往生時不可哭泣，不可觸摸身體，要二十四小時助念。上慧下淨法師並為母親皈依，法名「淨皈」。

四月十三日起母親幾乎不進滴水，四月十六日病情加劇，末學禮請上鑑下因法師為母親及其冤親債主開示佛法，期間母親露出燦爛笑容，法師問已見佛？母親點頭示意。夜間二弟在旁照顧母親，見母親在夢中合掌念佛。但隔天下午三點多，末學發覺母親眼神不對，立即與家人在母親身邊大聲念佛，對母親說阿彌陀佛無條

件要來救度您，什麼人來都不要理他，不可跟他去，只要見阿彌陀佛來迎，就要趕快隨彌陀去，到西方極樂世界自然可以看到我們，這時，母親眼神轉正看了我們一眼，同時專注看著佛像幾秒後，終於口稱佛名回歸彌陀懷抱。

助念二十四小時之後，末學和大姐為母淨身時，發現母親身體柔軟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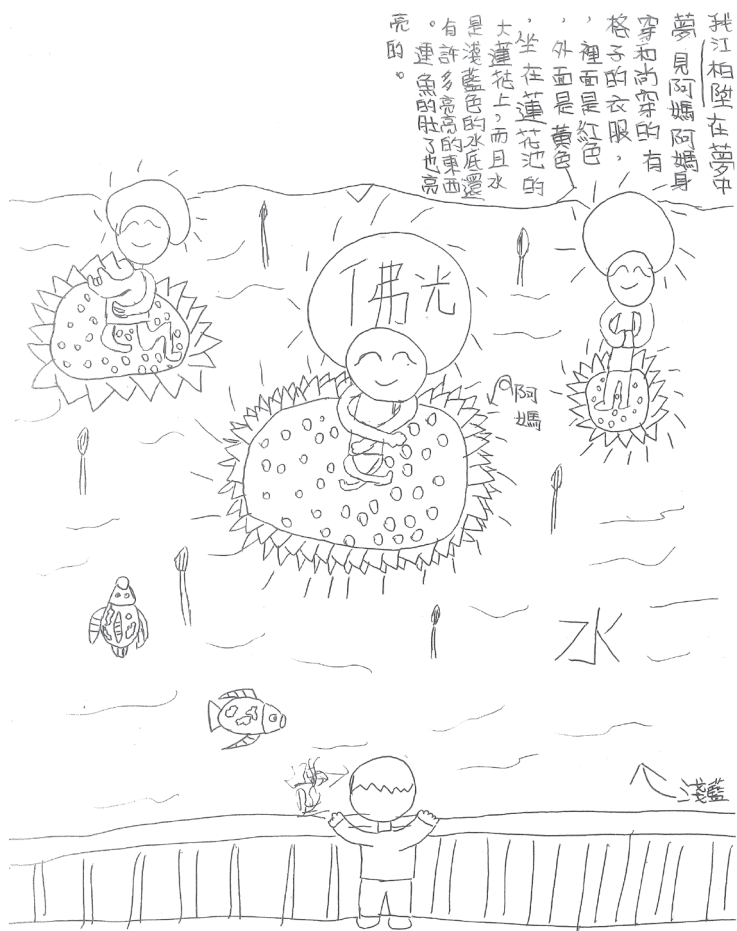
頂有餘溫，我們都相信母親已登臨極樂世界，家人都甚為欣慰。

淨櫻 記錄

二〇一三年五月七日

附記：

母親往生後數日，於四月二十一日早晨，國小四年級的侄子江柏陞告訴末學，他昨夜有夢見阿媽（祖母）。以下是江柏陞敘述與畫下的夢境圖像：



依憑萬德洪名 齊度久滯幽靈

——《念佛超薦儀軌》的殊勝及佛名的奇妙

文／張宏傑

我目前住在一幢四十年屋齡的老式四層樓住宅，住進之後方知，前任屋主曾將頂樓設為宮廟，為人消災解厄，但奇怪的是屋主最後的下場卻是臉色變黑，被人追殺，落敗而走。

過去五年中，只要到頂樓，我就會看到很多不同形式的鬼影，或者感覺到有許多無形的眾生圍繞身邊，為了解決這問題，曾請教過好幾位道士，但都無法改善，只勸我：「你最好快搬家吧。」

除此之外，我在現實生活上也變得愈來愈不可收拾，不僅工作不穩，出現許多莫名奇妙的遭遇，在人際關係上，貴人變成小人，身體也愈來愈差。更想不到的是，去年八月，我還不得不去動了心臟手術。

接下來情形更慘，我似乎跟著前任屋主的腳步走，不斷發生種種類似前屋主受困的情形。在這些情形下四處打探才問出原來屋子曾經發生的許

多離奇古怪的事情，但卻無法找到適當的人或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難怪會鬼影幢幢了。我直覺這些冥界眾生似乎是要找人幫忙才會纏上我，我不過是一個代罪羔羊而已。

機緣巧合下，我於今年（2013）認識了臉書上的宜修師兄，跟他談起家中鬼崇作障的現象，他傳了一份慧淨法師編撰的《念佛超薦儀軌》給我，並且教我如何持誦及修持整份儀軌。在半信半疑之下，我試做了一次。啊！想不到結果真不可思議，隔天我再到頂樓去，只感受到屋外有幾個討吃的餓鬼及一個討功德的靈體，以前好多看不到的東西纏在身上，現在突然間全都不見了，身心好輕安，那種寧靜的感受，真是無法形容。於是我就跟他們說：「等等，我去弄些吃的給你們吃，但你們不要再嚇我了」，自此他們再也沒出現過了。

當天我抽空再做了一次《念佛

超薦儀軌》，這次我奉請了我往生的父母及祖先，以及怨親債主一起前來接受彌陀的救度，結果也是出乎意料的殊勝！怎麼說呢？後來我去拜訪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師，她看到我之後告訴我，通常一般人不是卡到陰（卡到陰：閩南語。指體質較陰性，陽氣不足的人，容易被陰魂、陰靈等陰氣所阻，而發生身體上、心智上的障礙。也就是被「陰」卡住了，相當於中邪、撞鬼之類），就是有怨親債主在身邊，可是我身上沒有怨親債主，也沒卡到陰，少見喲！

我居然也能依憑萬德洪名來超薦自己的怨親債主以及身邊的陰靈，念佛之殊勝功能，讓我感到如同換了一個人似的。從此，我不僅沒再見到鬼道眾生，連地基主也好久沒看到了，應該都在儀軌進行時被超度去了吧！

以前，我會到處去宮廟拜拜，到處去參加法會，自從改為持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之後，就不再到處跑了。過去看到老太太念佛，總認為那是老人家打發時間的消遣，經過此次的經歷，才知道原來老太太們能活的健康、長壽、愉快，都是依靠著持誦「南無阿彌陀佛」得來的。

更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家中的小貓原本經醫生判定將於三日內斷

氣，我將小貓帶回家後，念了一萬遍「南無阿彌陀佛」聖號迴向給小貓的怨親債主，請他們放牠一馬，小貓竟奇蹟地一直活到現在。當我在黯室靜坐時，只要念到「南無阿彌陀佛」，腦海中竟會現出一片光明，好奇妙喲！

以前每天念了一大堆咒，很累！現在都停掉，只念「南無阿彌陀佛」，省了好多時間，可以多看点佛書及靜坐。還有，「平靜及寧靜」再度回到我的身邊。真是超棒的！

另一方面，我感覺手術後的傷口似乎會記憶過去不悅的事情，於是我一邊觀想一邊心念聖號，將「南無阿彌陀佛」聖號迴向給那段傷痛，傷痛處竟也神奇的紓解開來而安寧滿懷，更感到阿彌陀佛的奇妙。

一路走來，我體驗到念佛法門的殊勝，也深刻認同《佛子行三十七頌》中的句頌辭——「自身仍陷輪迴獄，世間神祇能護誰？」我接著要說——「唯有念佛最殊勝，能度世間諸有情。」

因為以往的因緣，平時有空免不了仍有持《往生咒》《大悲咒》及《穢跡金剛咒》的故習，但在修行上我已認識到，「南無阿彌陀佛」最簡單又殊勝。所以只要一個法門「南無



阿彌陀佛」就夠用了，簡單又好學，不用到處拜，不用到處皈依，也不用到處參加法會、拜財神、問因果……太多的不用了，省下來的時間可以多持誦「南無阿彌陀佛」，讓自身的

「平靜及寧靜」再回到自己的心靈深處，太划算太便宜了。我想，任何人只要心誠，相信誰都可以做得到。

張宏傑 筆

2013年7月15日 

懇切念佛 難症全癒

口述／淨堂

我法號叫淨堂，現年八十歲，台南市永康區人，退休前以水電工為業。

約二十年前，經友人介紹而學佛，然多年來只是持誦三昧水懺，也少許念佛。約九年前因偶聞善導大師的淨土教理，轉為專念彌陀佛名，不過也只是想到才念。

隨著年歲漸長，如一般年老男人般，六、七年前，出現攝護腺問題，看醫生吃藥，並沒好轉，不久尿道發炎，腎臟也長出一粒粒小泡泡；膀胱壁因增厚、窄化、缺乏彈性，導致尿失禁，每天半夜醒來兩三次，雖包尿片還是衣褲濕透；冬天蓋棉被尤其困擾，因被子濕了不能洗，即便曬乾，尿味還在，非常難聞。除此之外，因持續服藥引發皮膚過敏，奇癢無比，晚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睡；不僅如此，屋漏偏逢連夜雨，某次舌頭不小心咬傷，一直無法癒合，變得僵硬無法捲舌，連說話也很困難；緊接著，眼睛又突然中風，視力變得極差，難以出門。如此數病纏身，加上長期

睡眠品質不佳，精神狀況可想而知。

初時到處求醫吃藥，非但不見效果，反而每下愈況。後來醫生也想不出辦法，只好告訴我

說，這是老年人退化性問題，醫藥無法解決。心想身體已經衰敗到這種地步，無可奈何之下，只有忍耐承受了，如今回想起來，當初從沒想過依靠佛力的治療，真是愚昧至極。

但大慈大悲的彌陀從沒捨離我：就在今年四月十八日，偶聞一位居士自述，曾長年受腎臟萎縮之苦，有一天觀世音菩薩示現告訴他，只要專心念阿彌陀佛名號即可痊癒，該居士如所教授，持續念佛三個月，果然不藥而癒，而且比病前更有活力。我當時心想，阿彌陀佛是大醫王，有大願力，我過去怎麼沒想過這一點，除了往生淨土，一切業障病苦也可以仰仗阿彌陀佛救治呀。於此細加省思，自己也在念佛，沒二十年也有十年了，得了這些病也沒因念佛而好轉，人家才念了三個月腎臟萎縮就好了，可能

是我不夠真誠不夠勤念的緣故。於是決心痛改前非，全心依靠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大願力的救度而懇切念佛，同時把念佛功德迴向生生世世的冤親債主，願他們與我同生極樂淨土。

自此以後，每日勤奮專心念佛，時時鼓舞自己，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大願力一定可以治好我的疾病。早上起床先念佛約一個半小時，午餐後不午休，也念佛約幾個小時，晚上睡前又念約一個半小時，盡量專心地念。一個月後，仍未見改善，但我心想，觀世音菩薩是不會打妄語的，自己一定哪裡沒做好，何況那位居士念三個月痊癒，我才一個月就急著想見效果，真不應該，因此更懇切、更勤念佛。

如此再過了十多天，發現舌頭傷口不藥而癒，而且變回柔軟的原樣；接著皮膚也不癢了，眼睛也恢復正常了。接下來，更奇妙的事情發生了，原本嚴重的尿失禁，從每天晚上要醒來兩三次，變成為一二次……兩個月後的某個早上醒來，衣褲竟然是乾的，當時我難以置信，但是一摸再摸，乾的就是乾的，困擾我的一整串疾病一下子全都煙消雲散了，真是不可思議！這從我懺悔虔敬念佛至今，算來才約三個半月。

阿彌陀佛真是大醫王，大慈悲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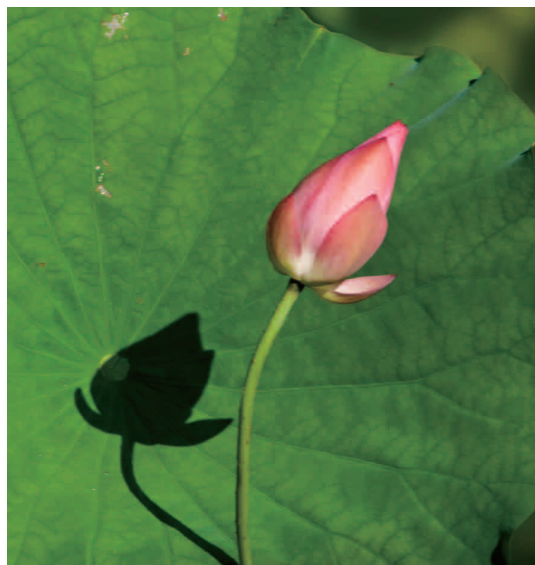
願力，我從床上跳起來直念著：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罪障如此深重，如此愚痴的我，居然承蒙攝受保護而不自知，心情是悲喜交集，既感恩，也慚愧。

雀躍之情，實非言語所可形容，發生在自己身上，親自見證念佛能治療疑難雜症，以此印證經典所說，六字洪名具足一切功德，真實不虛，發誓此生盡形壽專稱一句名號到底，絕不退轉。願所有見聞此一事例的有緣人，皆能信心增上，同念彌陀，蒙佛攝取，現在與未來皆蒙大利。

南無阿彌陀佛！

淨堂口述 淨得居士筆錄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一日 



攝影／淨信

南瓜「不爭論」的智慧

文／王朝明

偶爾讀到一本書《當世界年紀還小的時候》，書的末頁有這樣一段文字：「洋蔥、蘿蔔和番茄，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這種東西，它們認為那是一種空想。南瓜不說話，默默地成長著。」這段話像一枚多味豆，值得品味，讓人回味。

世間萬象，事理相通。南瓜的「不說話」，蘊涵著人生的大智慧。無論個人成長還是事業發展，不會總是順風順水，即便身正行端，有時也難免遭致猜疑和誤解。遇此情形，倘若展開「口水戰」，急於爭辯，忙著表白，不一定就能贏得認同和支持，也可能徒費口舌，空耗光陰，貽誤前行；倒不如收攏心神，韜光養晦，不爭論，不折騰，把寶貴的時間和有限的精力用在「成長」上。待到偌大的「南瓜」擺在眼前，是不是「一種空想」也就不辯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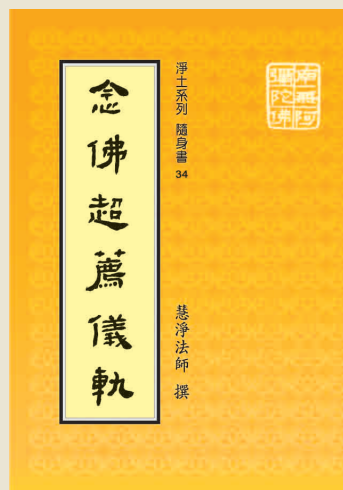
「默默地成長著」，道出了成

功的一般規律。成就一番事業，見識和能力固然重要，心態和性情也很關鍵。在我們身邊，有些人不乏學識和才華；但欠缺一份腳踏實地、埋頭做事的心性，沒有一股子耐得寂寞、樂得辛苦的精神，心浮氣躁坐不住冷板凳；好高騖遠，只想揀「高枝」，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夜成名。倘以如此心氣為人、做事、做學問，或可得點小勝績，卻終歸難有大作為、大成就。

南瓜的「不爭論」，映鑒著信心、信念之堅定。當被人臆斷為「一種空想」時，南瓜當然可以據理力爭，為自己辯解；可它沒有這樣做，而是選擇了「不說話」，默默地成長。「不說話」並非理屈詞窮的木訥，而是胸有成竹的自信。「默默」不是膽怯畏縮，而是堅定理想信念後的沉勇；不是灰心氣餒，而是明確目標追求後的執著。信心勝於黃金。對

自己有信心的人，才能贏得別人的信任和尊重。無論幹什麼事情，想贏得天下所有人的認同和百分之百的支持，既不現實又無必要。對那些認准的事、定好的路，即便「風涼話」再多，也要不動搖地堅持，不懈怠地努力。只有這樣，才能有所開拓，有所創新，有所作為。

南瓜的「不爭論」，折射出做人的修養與境界。世界不是真空，人生在世，哪能一點委屈都忍不下，一點磨難都受不了？置身紛紜世象，面對一時誤解和非議，牢騷滿腹，怨天尤人，非但於事無益，還會使事情變得更糟。匹夫受辱，拔劍而起；真正的智勇者，不會為一時的紛擾而妄動聲色，自亂陣腳。做人處事，不妨學一學「默默的南瓜」，涵養的「內功」，修煉的「定力」，善於在不利的環境中排除外來的干擾，學會在個人的榮辱得失前保持超然，以「笑看雲卷雲舒」的心境，直面和應對形形色色的委屈、磨難和挫折，在艱辛的奮進和「默默地成長」中超越自我，成就人生，提升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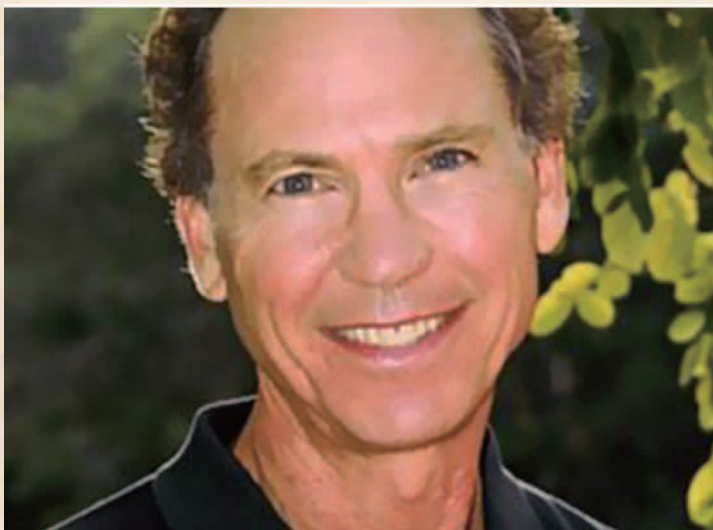


● 《念佛超薦儀軌》(隨身書)

安樂易行的念佛法門，於自利利他、冥陽兩利，皆屬上乘。本書在傳統的超薦儀軌外，更採集佛典祖釋，廣陳極樂莊嚴。凡依報的殊勝、正報阿彌陀佛的不思議功德，都收攬其中，在在顯示佛心的悲切。誦持之際，可令行者堅固信心，法喜倍增；同時，承佛願力，亦可超薦無邊有情。書後並附上一則感應事蹟，及念佛利益之短文，歡迎來函或來電索請。

願一切生命得到愛

文／約翰·羅賓斯



我追求的是一個充滿和平與良知的社會，
一個會關心、尊重生命的社會。

——約翰·羅賓斯

七月，美國北加州紅杉木林的一幢木屋裏，全場100多個人起立鼓掌，掌聲持久不竭。屋外，午後的涼風輕拂著這片長滿紅杉樹的山林，夏日的陽光透過屋頂的一片大玻璃，灑在每個人的頭上。講臺上，約翰·羅賓斯帶著淡淡的笑容，接受大家的致意。他的演講令在座的每一個人動容和感動，一些人的眼角閃爍著淚光……，

我們開始明白，約翰·羅賓斯當年受邀在聯合國發表演講時，全場代表為什麼會起立，並以掌聲向他致敬——因為出於至誠，因為正氣凜然。他對地球的關懷，對宇宙萬物的平等心，他為全人類謀福利的情懷，不畏強權的浩然正氣，對妻子、兒子、媳婦和兩個雙胞胎孫子的親情摯愛……，這些會打動悍硬的心，會讓傲慢的人低頭。

約翰·羅賓斯出身豪門，他是「三一冰淇淋」（31種口味）霜淇淋王國的創辦人的獨生子；但是他卻選擇放棄萬貫家財，追尋更遠大的理想。而他果然掀起了一場革命——他的著作《新世紀飲食》《還我健康》《覺醒的心》以及《食物大革命》，喚醒世人改變飲食方式，以慈愛心改革健康醫療制度，康復自己，也康復整個地球。他所提出的理念被譽為本世紀人類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約翰·羅賓斯接受雷久南博士的邀請，在琉璃光主辦的美國北加州研習營上發表演講。雷博士說，能聆聽約翰·羅賓斯的演講是難遭難遇的機緣。

我們有幸「聽君一席話」，深深覺得這麼美好的東西，一定要儘快與大家分享。

以下是約翰·羅賓斯演講的全文：

歡迎大家，我也歡迎自己跟大家在一起。

親愛的果蠅

讓我先告訴你們一個小故事。我和我太太笛悠已經一起生活了37年，

在美國文化中，這麼持久的婚姻關係是很罕見的。我的兒子名叫海洋，今年29歲。他的太太，是我們很鍾愛的媳婦。他們生了一對雙胞胎。我們三代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這個故事發生在海洋大約10歲或11歲那一年。那時候我們住在一個很小的房子裏。有一回，我們家裏突然來了一大群果蠅，它們無處不在。我們想盡辦法讓它們離開，我們把地方收拾得很乾淨，把食物收好；但是，它們始終不走。有時候我們甚至不能隨意呼吸，因為我們怕萬一不小心就會吸進一隻果蠅。後來，我們決定好好地與它們談談，希望它們離開，但是它們不理我們。我們不崇尚暴力，可是久而久之，我們想，是不是該買一把果蠅拍來試試。不過，海洋說：「不，不，不，你們買果蠅拍之前，讓我試試看。」於是，他寫了一封信給果蠅。

「親愛的果蠅：首先，讓我祝福你們，也祝福你們的祖先，你們的後代，以及你們的子子孫孫。我希望你們過得很快樂，很安寧，很豐足。可是，這是我們的房子，我們付房租，而你們沒付房租；我們吃我們的

食物，而你們也吃我們的食物——這就是問題所在。因為我們只吃某些食物，而外面的世界中，有很多很多的食物是你們能夠吃，我們卻不吃的。比如你們可以吃垃圾堆以及附近馬場的食物。你們應該去吃那些食物，而不是這裏的食物。我們真的希望你們離開這裏。你們應該到外面去，外面的世界非常廣大。我希望你們能離開，因為爸爸媽媽買了一把果蠅拍，而我相信他們會拿來用，所以我請求你們現在就離開。我們很愛你們，很尊敬你們，我們也祝福你們，你們的孩子，你們的孩子的孩子。我也祝願你們享有世界上最豐盛的垃圾堆食物。」

他寫完後，就在廚房很大聲地念這封信。為什麼很大聲地念呢？因為他擔心有一些小果蠅不識字。念完以後他就把信貼在牆上，然後畫了一個箭頭，這個箭頭就指著窗戶，寫著：「我希望你們從這個視窗離開。」他把窗戶打開，然後我們就上床睡覺了。第二天早上，我們起床後，走到廚房一看，發現那裏一隻果蠅也沒有。

這是一個真實故事。如果我們教

育孩子從小尊重生命，就會有這麼美好的結果。當孩子還在胎裏，甚至在受孕之前，我們可以同我們的孩子在靈性上互相聯繫的時候，就應該教育孩子尊重生命。

我們能擁有生命，是因為我們來自一個更大的生命家族。我們不是孤立存在，而是與這個大家族共同存在的。

我們的力量，康復的力量，生存的力量，讓自己活得很美好、成功、獨特的力量，皆來自與我們緊緊相繫的生命大家族。我們灌輸海洋這樣的想法，因此這也成了他的思維方式。所以，當家裏來了這麼多果蠅時，他



知道他有一種力量，他知道他可以跟果蠅溝通，而他的確做到了。

我突發奇想，或許他可以去農田裏跟害蟲們溝通，給害蟲寫信，讓害蟲自行離去；不過，我想這可能會使製造農藥的公司都倒閉。

我沒有這種能力，但有些人的確擁有這種能力。當年10歲的海洋，腦子裏沒有傷害他人的觀念，對他而言，人類是沒有殺傷力的，是可以同其他生命溝通的。所以，他生命中的每一個剎那，體現的是人類很美好、純真、莊嚴的特質。那也是我們的本性，我們的康復能量。這種特質可以引導我們如何生活，甚至可以在選擇食物等很簡單、很基本的事情上，給我們作引導。

眾人皆醉

你們知道眾人皆醉的意思嗎？這是一種集體渾渾噩噩，全然地相信潮流的狀態。比如在食物方面，大夥兒注重的是，它是否夠味、便宜以及方便；至於這些食物是怎麼製造的，上面有沒有農藥，對我們的健康是不是有長期的負面影響，農人在種植過程中會不會受到農藥的毒害等等，這些

都不重要。

人們的這種觀念造就了麥當勞的興旺。麥當勞也希望人們持有這種觀念，那人們就會絡繹不絕地購買他們的產品。麥當勞不理會別人的福祉。

但是，當眾人皆醉你獨醒的時候，你會問：這些食物是否取自動物的肉和牠們的乳汁？這些動物是怎麼被對待的？牠們是如何被殺的？我們關心牠們，因為牠們是我們大家族的一份子，牠們一呼一吸的是和我們無二無別的空氣，牠們是如何被對待的，實在是很重要的課題。

「眾人皆醉我獨醒」是很重要的。我們不應該讓商業潮流左右我們的思想。我們一定要問自己：我們要的是什麼？我們認為什麼才是重要的？我們選擇食物的標準，應該同我們的價值觀和真我本性一致。

對我們的身體有益、能夠滋養我們、給予我們能量、讓我們活得健康喜悅的食物，一定也對其他生命具有最大的裨益，對地球也是最沒有傷害的。

但是，美國現在已經開始以基因改造方法來種植農作物，比如黃豆、玉米、菜籽、棉花等，前三種都是食

物。在美國，大多數的黃豆都是經過基因改造的。

你們曉得什麼是基因改造食物嗎？所謂的基因改造就是把食物裏面的去氧核糖核酸（DNA）改變了。比如黃豆，它的基因一旦改變後，它代代相傳的基因也都改變了。基因改變後，這些植物就能夠忍受農藥。

農夫在黃豆或者玉米田裏噴灑農藥，其中一種農藥「ROUND-UP」能殺掉所有的野草，野草都會被殺死，只有基因改造後的黃豆和玉米能夠存活——這就是他們殺死野草的所謂「妙計」。我要問的是，為什麼我們要殺掉這些野草？難道我們的耕作方式就不能和整個生態環境保持和諧



嗎？比如有機農耕，它就不需要毒害我們的地球。其實，要增加產量，還有很多其他方法。從美國出口的食物，很多都是基因改造的食物。

我現在暫停，我們可以互相討論，你們可以發問，我們大家談談。

問題：你的雙胞胎孫子好嗎？

爺爺的誓願

（約翰·羅賓斯笑了，雙眼發出慈愛）很可愛。他們是早產兒，一般的懷孕期是九個月，但是他們在六個多月時就出生了。在最初的階段，情況很嚴重：當時他們只有兩磅重，他們不能夠呼吸，也不能吞嚥，坦白說，幾乎沒辦法存活；但是因為有醫藥科技，他們活下來了。

他們現在長得非常可愛，雖然我們還需面對一些挑戰。子宮對胎兒來說，是一個最珍貴、最聖潔的窩，醫院的保育箱永遠無法取代媽媽的子宮。雖然保育箱可以拯救生命；但是，從靈性和情感的角度而言，它和子宮有天壤之別。我們現在盡其所能提供這兩個孩子一切生命所需，以彌補他們留醫兩個月所造成的缺憾。

因為他們在保育箱是如此地被隔

絕，所以，我們發了一個願：我們要在他們回到家裏後，24小時跟我們的皮膚保持接觸，為時至少一年。

我們遵守了這個誓願，我們一直抱著他們，他們睡在我們的身體上，每天24小時，為時一年。為什麼呢？我們要重新建立我們與他們之間的情感聯繫，我們要讓他們知道，他們可以信任生命，他們所處的是一個安全的環境，這是醫院所無法提供的。我們現在還是常常抱他們，雖然不是24小時，不過也相差不遠了。我這個祖父常常抱著他們起飛，滿屋子飛，從客廳飛到廚房，從廚房飛到山上，然後「啾」地一聲把他們丟在床上。他們可樂了，會再跑過來，然後看著我，我就知道他們又要起飛了。（請問他們現在多大了？）他們現在兩歲半。謝謝你們的關心。

問題：你有沒有受到一些組織的威脅？有沒有一些政府單位給你麻煩？你一路走來得到什麼支持？你未來有沒有寫新書的計畫？未來5年和10年，你為自己規劃了怎樣的生命藍圖？

威武不能屈

曾經有很多人威脅我，其中包括美國養牛協會、養豬協會，以及養雞協會等等。他們想盡辦法打擊我，企圖把我邊緣化，他們最希望的是我已經死了；但是，他們無法如願以償。

讓我告訴你我的背景：我的父親和姑丈創立了一家霜淇淋公司BASKIN ROBINS，也就是有31種口味的霜淇淋公司。這是一家很成功的公司，在幾年前，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霜淇淋公司，他們每一年賺取好幾十億美元。

我是家裏的獨生子，我的父親栽培我，希望我能繼承這個家族企業；但是，內心深處我有自己的想法。我知道，這不是我的生命取向，也不是我的靈魂所要求的，這只是我父親要我去做的，並不是我自己要做的。所以我放棄了一切，我放棄了他的家產，那是好多好多的錢。我這一生中，從未拿過他一分錢，這件事被媒體大肆報導。

有一次，一個向全國廣播的電臺邀請我上節目。這是一個辯論性質的節目，同我辯論的是全國養牛協會的代表，或許是因為我講了一些不利於養牛業的實話吧，這個人想盡辦法要



羞辱我。

他說：「你講了這麼多，目的就是為了推銷你的書吧？」

我說：「如果今天我只是為了賺錢而著書，我當初就不會放棄父親的家族企業了。」

他一時間說不出話來，後來，他慢慢地說：「哦，的確，那倒是真的。」

我告訴他，推動我做這一切的是別的動力——我希望，我們的小孩都能享有清新的空氣，乾淨的水，穩定的氣候，以及永續的經濟。我希望不只是自己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能夠享受到這些美好的事物；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夠有慈悲心、關懷心和善心。

我說：「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傷

害你或任何人，我只希望我們的孩子能住在一個充滿正義，以及非常豐足的世界裏。」

他說：「我知道。」

這個人在節目結束後對我說：「其實他們付我錢，要我來和你辯論。」

那一剎是很美妙的。

我並沒有規劃自己的生命，我祈求的是指引和支持，我尋求的是靈感，我不企圖掌控什麼。我的禱告詞是：「我就在這裏，用我吧。」

我會讓心靈引導我。我很確定的是，我所從事的必須是慈愛的事業，必須朝向我理想中的道路，必須是最能充分利用我的能力的。

（轉載自2011年10月11日鳳凰網「華人佛教」）

淨土宗叢書

編號	書名
1	淨土宗聖教集
2	《淨土三經》讀本
3	佛說無量壽經
4	易行品
5	《往生論註》分段對照本
6	往生論註
7	安樂集
8	善導大師全集
9	法然上人全集
10	觀經四帖疏
11	淨宗要集（整理中）
12	念佛金言錄
13	第十八願講話
14	第十八願淺釋
15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16	《阿彌陀經要解》略註
17	淨土宗判教史略要
18	淨土決疑
19	唐朝高僧善導大師
20	四十八願釋、本願義疏、大經大意
21	慧淨法師書信集（增訂版）
22	慧淨法師講演集（一）
23	慧淨法師講演集（二）
24	人生之目的
25	走近佛教
26	觸光柔軟
27	無條件的救度——觀經下品下生之深義
28	念佛感應錄（一）
29	念佛感應錄（二）
30	念佛感應錄（三）
31	決定往生集
32	回歸善導
33	淨宗略講
34	唯說念佛
35	念佛勝易
36	《阿彌陀經》核心講記
37	《阿彌陀經》要義（整理中）
38	善導大師語錄
39	印光大師法要
40	印光大師說故事
41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講記
42	淨土宗概論
43	《往生論註》核心講記（待版中）

因果叢書

編號	書名
1	見聞錄、現果隨錄
2	冥報記、冥報記輯書
3	地獄見聞錄、幽冥問答錄
4	六道輪迴錄
5	輪迴集
6	物猶如此
7	坐花誌果
8	美德故事
9	人生故事
10	歷史故事
11	因果故事
12	佛教故事

隨身書系列

編號	書名
1	念佛放光
2	念佛度亡（增訂版）
3	真正的大孝
4	人生之目的
5	彌陀的呼喚
6	淨土宗之特色
7	善導大師語錄
8	佛教的無常觀
9	略談三皈依
10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11	瀕死體驗
12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13	淨土宗經論釋要文
14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15	淨土宗略要文
16	善導大師略傳
17	《觀經四帖疏》綱要
18	念佛必定往生
19	念佛一門深入
20	湖北老河口遇仙記
21	敬田·恩田——十四則故事
22	純粹的淨土法門
23	怎樣讀《善導大師全集》
24	念佛實用問答
25	動物往生佛國記
26	盲眼老人預知時至
27	念佛人應有的基本觀念與心態
28	淨土宗教章
29	淨土宗根本義
30	念佛成佛是佛教
31	臨終須知與助念開示
32	不問罪福 念佛皆生
33	素素實實 頭好壯壯
34	念佛超薦儀軌
35	慈悲的救度（待版中）

● 上列叢書，免費結緣，歡迎索取，不需回郵。

● 免費贈閱 歡迎助印 劃撥戶名：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號：50230511



淨土宗特色：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相好彌多八萬四，
一一光明照十方；
不為餘緣光普照，
唯覓念佛往生人。

—善導《般舟讚》—